

讀裴寂傳 皇祐八年

書梅聖俞河豚魚詩後 至和二年

書三絕句詩後 至和二年

跋晏元獻公書 至和二年

跋李西臺書二首 嘉祐三年

跋李翰林昌武書 嘉祐二年

記舊本韓文後 嘉祐二年

題薛公期畫 嘉祐八年

跋杜祁公書 同前

跋永城縣學記 同前

書荔枝譜後 同前

跋學士院題名 同前

跋茶錄 治平元年

跋觀文正尚書舉正書 同前

跋學士院御詩 同前

跋薛簡肅公奎書 治平二年

跋醉翁吟 熙寧三年

題青州山齋 同前

跋三絕帖 熙寧五年

卷第二十四

近體賦 官題詩賦

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 并引狀慶曆二年

監試王不務不成器賦 天聖七年

國學試人主之尊如堂賦 同前

詔重修太學詩 同前

省試司空掌輿地圖賦 天聖八年

翠旌詩 同前

殿試藏珠於淵賦 同前

博愛無私詩 闕

賞以春夏賦

畏天者保其國賦

斲雕為樸賦

祭先河而後海賦

大匠誨人以規矩賦

魯秉周禮所以本賦 已下續添

秋獮詩

卷第二十五

論

殿試儒者可與守成論 闕

三皇設官民不違論

賈誼不至公卿論

夫子罕言利命仁論

策

南省試策五首 天聖八年

國學試策三首 天聖七年

外集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一

樂府

擬玉臺體七首

欲眠

行人夜已斷明河南陌頭雙瑞不擬解更欲要君留

携手曲

落日堤上行獨歌携手曲却憶携手人處處春華綠

雨中歸

朝看樓上雲日暮城南雨路遠香車遲迢迢向何所

別後

連環結連帶贈君情不忘暫別莫言易一夕九回腸

夜夜曲

浮雲吐明月流影玉堦陰千里雖共照安知夜夜心

落日窓中坐

朝聞驚禽去日暮見禽歸瑤琴坐不理含情復爲誰
一作與誰

領邊繡

雙鴛刺繡領繁爛五文章暫近已復遠猶持歌扇障

古詩一

七交七首

河南府張推官

堯夫大雅哲稟德實溫粹霜筠秀含潤玉海湛無
平明坐大府官事盈案几高談遣放紛外物不能累
非惟席上珍乃是青雲器

尹書記

師魯天下才神鋒凜豪雋逸驥卧秋撫意在騃騃迅
平居弄翰墨揮洒不停瞬談笑帝王略驅馳古今論
良工正求玉片石胡為韞

楊戶曹

子聰江山稟弱歲擅奇譽盱衡恣文辯落筆妙言語

胡為冉冉趨三十滯公府美璞思善價浮雲有夷路
大雅惡速成俟命宜希古

梅主簿

聖俞翹楚才乃是東南秀玉山高岑岑映我覺形陋
離騷喻草香詩人識鳥獸城中爭擁鼻欲學不能就
平日禮文賢寧久滯奔走

張判官

洛城車隆隆曉門爭道入連袂紛如帷文者豈無十
五矣張太素拂羽擇其集遠慕鄴才子一笑懽相覩
雖有軒輿是攀翔莫能及人將孰君子盍視其遊軌

王秀才

幾道頽之徒沈深務覃聖采藻薦良璧文問相輝映
入市羊駕車談道岸為柄時時一文出往往紙價盛
無為戀五樊遂滯蒲輪聘

自知

余本漫浪者茲亦漫為官胡然類鴟夷託載隨車轍
時士不俛眉默默誰與言賴有洛中俊日許相躋攀
飲德醉醇醪馨馨佩春蘭平時罷軍檄文酒聊相歡

答楊嗣

一作喜所 一作兩長句

吾聞陰陽在天地升降上下無時窮環回不得不差

矣所以歲時無常豐古之為政知若此均節收歛勤
人功三年必有一年食九歲一作常備三歲
縱令水旱或一作忽時遇以多補少能相通今者吏愚
不善政民亦游惰離於農軍國賦歛急星火兼并奉
養過王公終年之耕幸一熟聚而耗者多於糞是以
比歲屢一作累登稔然而民室常虛空遂令一時暫一作
遭不雨輒以用急一作天翁一作賴天閔民不責吏甘
澤一作流布何其濃農當勉力更當愧敢不酌酒澆
神龍

嵩山十二首

公路澗

驅馬渡寒流斷澗橫荒堡槎危欲歇岸花落多依草
擊汰翫游儵倒影看飛鳥留連愛芳杜漸下四峯照

拜馬澗

昔聞王子晉把袂浮丘仙金駿於此墮吹笙不復還
玉蹄無迹久澗草但荒煙

三室道

二室對岩堯群峯聳嶠直雲隨高下起路轉參差碧
春晚桂叢深日下山煙白芝英已可茹悠然想泉石

自峻極中院步登太室中峯

繫馬青松陰躡屐蒼崖路驚鳥動林花空山答人語
雲霞不可攬直入冥冥霧

玉女窻

玉女不可邀蒼崖鬱岩直石乳滴空冥仰見沈寥碧
徙倚難久留挂樹含春色

玉女擣衣石

玉女擣仙衣夜下青松嶺山深風露寒月杵遙相應
靈蹤杳可尋片石秋光瑩

天門

石徑方盤紆雙峯忽中斷呀豁青冥間畜泄煙雲亂

杉蘿試舉手自可階天漢

天門泉

舊號妙命泉惡其名鄙內取美名書為續命泉人書一字立于泉側

煙霞天門深靈泉吐巖側雲濕巖氣寒石老林腴碧
長松暫休坐一酌煩心滌

天池

高步登天池靈源湛然吐俯窺不可見淵默神靈護

靜夜天

一作松

籟寒宿客疑風雨

三醉石

三醉石在八仙壇上南臨巨壑

之適相與配酌坐石歌醉似非人
筆目梅聖俞書三醉字於石上
名又各題其地

拂石登古壇曠懷聊共醉雲霞伴酣樂忽在千峯外
坐久還自醒日落松聲起

峻極寺

路入石門見蒼蒼深靄間雲生石砌潤木老天風寒
客來依返照徒倚聽山蟬

中峯

望望不可到行行何屈盤一逕林杪出千巖雲下看
煙嵐半明滅落照在峯端

初秋普明寺竹林小飲餞梅聖俞分韻得

臯木業下五首

嘉水復欹石陶然同醉醒山霞坐未飲池月來亭亭
洛城風日美秋色滿蘅臯誰同茂林下掃葉酌松醪
野水竹間清秋山酒中綠送子此酣歌淮南應落木
勸客芙蓉盃欲搴芙蓉葉垂楊礙行舟演漾回輕楫
山水日已佳登臨同上下衰蘭尚可採欲贈離居者
和謝學士泛伊川浩然無歸意因詠劉長卿
佳句作欲留篇之什

久不見南山依然已秋色悠哉川上行復邀城中客
木落山半空川明潦尤積飛鳥鑑中看行雲舟中白
夷猶白蘋裏笑傲清風側極浦追所遠回峯高易夕

觴詠共留連高懷追昔賢惟應謝公興不減向臨川
戲書拜呈學士三丈

淵明本嗜酒一錢常不持人邀輒就飲酩酊籃輿歸
歸來步三徑索寞繞東籬詠句把黃菊望門逢白衣
欣然復坐酌獨醉卧斜暉

和湯子聰答聖俞月夜見寄

秋露藹已繁迢迢星漢回皎潔庭際月流光依井苔
有容愛涼景幽軒爲君開所思不可極但慰清風來
謝人寄雙桂樹子

有客賞芳叢移根自幽谷爲懷山中趣愛此崑下

曉露秋暉浮清陰藥攬曲更待繁花白邀君弄芳

雨中獨酌二首

老大世情薄掩關外郊原英英少年子誰肯過我門
宿雲屯朝陰暑雨清北軒逍遙一罇酒此意誰與論
酒味正薰烈吾心方浩然鳴禽時一弄如與古人言
幽居草木深蒙籠蔽窻戶鳥語知天陰蛙鳴識天雨
亦復命罇酒欣茲却煩暑人情貴自適獨樂非鍾鼓
出門何所之閉門誰我顧

庭前兩好樹

庭前兩好樹日夕欣相對風霜歲暮晚枝葉常葱翠

午眠背清陰露坐蔭高蓋東城桃李月車馬傾闌闈
而我不出門依然伴憔悴榮華不隨時寂寞幸相慰
君子固有常小人多變態

綠竹堂獨飲

夏簟解穉陰加繆卧齋公退無喧囂清和况復值佳
月翠樹好鳥鳴咬咬芳躄有酒美可酌胡爲欲飲先
長謠人生暫別客秦楚尚欲泣淚相攀邀况茲一訣
乃永已獨使幽夢恨蓬蒿憶予驅馬別家去去時柳
陌東風高楚鄉留滯一千里歸來落盡李與桃殘花
不共一日看東風送哭聲嗷嗷洛池不見青春色白

惟有風蕭蕭姚黃魏紫開次第不覺成恨俱零凋
榴花最晚今又拆紅綠點綴如裙腰年芳轉新物轉
好逝者日與生期遙予生本是少年氣嗟磨牙而爭
雄豪馬遷班固泊歆向下筆點竄皆嘲嘈客來共坐
說今古紛紛落盡玉塵毛彎弓或擬射石虎又欲解
斬荆江蛟自言剛氣貯心腹何爾柔軟爲脂膏吾
莊生善齊物平日吐論竒牙聲憂從中來不自遣強
叩瓦缶何說說伊人達者尚乃爾情之所鍾况吾曹
愁填胸中若山積雖欲強飲如沃焦乃判自古英
壯氣不有此恨如何消又聞浮屠說生死滅沒謂若

夢幻沓前有萬古後萬世其中一世獨幼螭安得獨
酒一榻淚欲助河水增滔滔古來此事無可奈不如
飲此罇中醪

暇日雨後綠竹堂獨居兼簡府中諸僚

新晴竹林茂日夕愛此君佳禽哢翠樹若與幽人親
掃徑綠苔靜引流清派分開軒見遠岫欹枕送歸雲
桐槿漸秋意琴觴懷友文浩然滄洲思日厭京洛塵
車騎方開府梁王多上賓平時罷飛檄行樂在從軍
騎省悼亡後漳濱多病身南窓若可傲方車

江上彈琴

江水深無聲江雲夜不明抱琴舟上彈樓鳥林中驚
遊魚為跳躍山風助清冷境寂聽愈真絃舒心已平
用茲有道器寄此無景情經緯文章合諧一作和雌
雄鳴颯颯風雨隆隆隱雷霆無射變凜冽黃鍾催
發生詠歌文王雅怨刺離騷經二典意澹薄三盤語
丁寧琴聲雖可狀琴意誰可聽

送白秀才西歸

白子來自西投我文與書升階揖讓席言氣溫且舒
萬轍走聲利獨趨仁義塗仁義荒已久斤鋤費耕除
吾常患力窳欣子好古徒終當竭其力刻治為通衢

旗旄侍天子安駕五輅車盡驅天子疑民屯白歌其
鴈其從我游有志知何如

鞏縣初見黃河

河決三門合四水徑流萬里東輸海鞏洛之山夾而
峙河來齧山作沙礮山形迤邐若奔避河益凶忿怒
而罟舟師緝撤不以帆頃刻奔過不及視舞波淵旋
投沙渚聚洙倏忽為平地下窺莫測濁且深癡龍恠
魚肆憑恃我生居南不識河但見禹貢書之記其言
河伏鉅且猛驗河質書信皆是昔者帝堯與帝舜有
子朱商不堪嗣皇天意欲開禹聖以水病堯民以潰

堯愁下人瘦若腊衆臣薦鯨帝曰試試之九載功不
遂殛羽山慙而斃禹羞父罪哀且勤天始以書畀於
書曰五行水潤下禹得其術因而治鑿山疏流浚畎澮
分擘枝派有條理萬邦入貢九州宅生人始免生鱗尾
功深德大夏以家施及三代蒙其利江海淮濟洎漢沔
豈不浩渺汪而大收波卷怒畏威德萬古不敢肆凶厲
惟茲濁流不可律歷自秦漢尤爲害崩堅決壅勢益橫
斜跳旁出惟其意制之以力不以德驅民就溺財隨弊
蓋聞河源出崑崙其山上高大無際自高瀉下若激箭
一直一曲一千里湍雄衝急乃迸溢其勢不得不然爾

前歲河怒驚滑民浸漱洋洋注一作不止滑人奔走若
鋒駭河伯視之以爲戲呀呀怒口缺若門日啖薪石萬
萬計明堂天子聖且神悼河不仁嗟曰喟河伯素頑不
可令至誠一感惶且畏引流辟易趨故道閉口不敢煩
官吏遵塗率職直東下咫尺莫可離其次爾來歲星行
一周民牛飽芻邦羨費滑人居河飲河流耕河之壩浸
河漬嗟河改凶作民福嗚呼明堂聖天子

代書寄尹十一兄楊十六王三

登轡登北原分首昭陵道秋風吹行衣落日下霜草
昔日憩鞏縣信馬行苦早行行過任村遂歷黃河喚

登高望河流洶洶若怒閘予生平居南但聞河浩
停鞍暫遊目茫洋肆驚眺並河行數曲山坡亦縈繞
覺子與山口呀險乃天竈秤鈎真如鈎上下欲顛倒
虎牢吏當關譏問名已告榮陽夜聞雨故人留我笑
明朝已高塵轎車引旌毒縣傳云送主喪窀穸詣墳兆
後乘皆輜輶輪轂相輝照辟易未及避廬兒已呵教
午出鄭東門下馬僕射廟中牟去鄭遠記里十餘埃
抵半日已暮僕馬困米稊漸望閭闔門岨若中天表
趨門爭道入羈鞅不及棹浪墮遊九衢風埃嘆何浩
京師天下聚奔走紛擾擾但聞街鼓喧忽忽夜復曉

追懷洛中俊已動思歸操爲別未期月音塵一何杳
因書寫行役聊以爲君導

別聖俞

車馬古城隅喧喧分曉色行人念歸塗居者徒慘惻
薄宦共羈旅論交喜金石薦以朋酒懽寧知歲月逝
人事坐云變出處俄乖隔關山自茲始揮袂舉輕策
歲暮寒雲多野曠陰風積征蹄踐嚴霜別酒臨長陌
應念同時人獨爲未歸客

送劉秀才歸河內

落日古京門車馬動行色河上多悲風山陽有歸客

抄篋蠹蟲篆遺文摹鳥迹言于有司知豈顧時人識
山陂歲始寒霰雪密已積還家寧久留方言事征輒

外集卷第一

普明寺小飲蘅蘅作

雨中獨酌烈烈一作

初見黃河生人人生

外集卷第二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二

古詩二

數詩

一室曾何埽居閑俗慮平二毛經節變青鑑不須驚
三復磨圭戒深防悔吝生四愁寧敢擬高詠且陶情
五鼎期君祿無思死必烹六竒還自祕海寓正休兵
七日南山霧彪文幸有成八門當鼓翼凌厲指霄程
九德方居位皇猷日月明十朋如可問從此卜嘉亨

答錢寺丞憶伊川

之子問伊川伊川已春色綠芷雜芳浦青溪含白石

山阿昔留賞屐齒無遺迹惟有崑桂花留芳待歸客

書懷感事寄梅聖俞

相別始一歲幽憂有百端乃知一世中少樂多悲患
聲每憶少年日未知人事艱顛狂無所閔落魄去羈
牽三月入洛陽春深花未殘龍門翠鬱鬱伊水清潺
潺逢君伊水畔一見已開顏不暇謁大尹相携步香
山自茲慙所適便若披山猿幕府足文士相公方好
賢希深好風骨迥出風塵間師魯心磊落高談義興
軒子漸口若訥誦書坐千言彥國善飲酒百盞顏未
丹幾道事閑遠風流如謝安子聰作參軍常跨破虎

子野乃禿翁戲弄時脫冠次公才曠奇王霸
端隄俞善吟哦共嘲爲閨仙惟予號達老醉必如張
顛洛陽古郡邑萬戶美風煙荒涼見官闕表裏壯河
山相將日無事上馬若鴻翩出門盡垂柳信步即名
園嫩籜筠粉暗淥池萍錦翻殘花落酒面飛絮拂歸
鞍尋盡水與竹忽去嵩峯巔青蒼緣萬仞杳藹望三
川花草窺澗竇崎嶇尋石泉君吟倚樹立我醉歌雲
眠子聰疑日近謂若手可攀共題二醉石留在八仙
壇水雲心已倦歸坐正盃盤飛瓊始十八妖嬈雙
環疑寒篁暖鳳嘴銀甲調鴈絃自製白雲曲始送黃

金船珠簾捲明月夜氣如春煙燈花弄粉色酒紅生
臉蓮東堂榴花好點綴裙腰鮮插花雲髻上展尊綠
陰前樂事不可極酬歌變爲歎聲詔書走東下丞相
忽南遷送之伊水頭相顧淚潸潸月相公去君隨
赴春官送君白馬寺獨入東上門政府誰同在新年
獨未還當時作此語聞者已依然

雜言答聖俞見寄兼簡東京諸友

昔君居洛陽樂事無時有寶府富文章謝墅從親友
豐年政頗簡命駕時爲偶不問竹林主仍携步兵酒
芬芳一作弄嘉月翠綠相森茂

聞梅二授德興戲書

君家小謝城爲客洛陽裏綠髮方少年青衫喜爲吏
重湖亂山綠歸夢寄千里洛浦見秋鴻江南老芳芷
自言北地禽能感南人耳京國本繁華馳逐多英軌
爭歌白雪曲取酒西城市朝逢油壁車暮結青驄尾
歲月倏可忘行樂方未已忽爾畏簡書翻然浩歸思
江山故國近風物饒陽美楚袖煙中黃吳尊波上紫
還鄉問井邑上堂多慶喜離別古所難更畏秋風起

戲贈

莫愁家住洛川傍十五纖腰聞四方堂上金罇邀上

客門前白馬繫垂楊春風滿城花滿樹落日花光爭
務光城頭行人莫駐馬一曲能令君斷腸

寄左軍廵劉判官

遙聽洛城鍾獨渡伊川水綠樹鬱參差行人去無已
因高望京邑驅馬沿山趾落日亂峯多龍門何處是
罷官後初還襄城弊居述懷十韻回寄洛中

舊寮

路盡見家山欣然望吾廬陋巷叩柴扉迎候遙鷓鴣呼
兒童截竹馬田里邀籃輿春桑鬱已綠歲事催農夫
朝日飛雉雉東臯新雨餘植杖望遠林行歌登故墟

志在一壑焉將荷鋤言謝洛社友因招洛中
馬卿已倦客嚴安猶獻書行矣方于役豈能遂歸

和聖俞聚蚊

頽陽照窮巷暑退涼風生夫子臥塚堵振衣步前楹
悉煙四鄰起鳥雀喧空庭餘景藹欲昏衆蚊復一作聚
莫羣飛豈能數但夙聲營營抱琴不暇撫揮塵無
由停散帙復歸卧詠言聊寫情覆載無巨細善惡皆
生成朽木出衆蠹腐草爲飛螢書魚長陰溼醢雞由
蠶蒸豕鬣固多虱牛閑常聚虫元氣或壹鬱播之爲
孽腥卑臭乃其類清虛非所經華堂敞高棟綺疏仍

藻局金缸瑩椒壁玉壺含夜冰終朝事薰被豈敢近
簞藿富貴非苟得抱節居茅衡陰墻百蟲聚下偃衆
穢盈何嘗曲肱樂但苦聚雷聲江南美山水水木正
秋明自古佳麗國能助詩人情喧囂不可久片席何
特征

送劉學士知衡州

揚子懶屬書平居惟嗜酒一沐或彌旬解醒湏五斗
淡爾輕榮利何常問無有忍憶四一作馬歸行為一
麾守湘耐自古醇醪水聞名久簿領但盈几聖經不
離口湖田賦稻蟹民訟爭壠畝兀爾即沈冥安能知

可否聊為寄情樂豈與素懷偶藏器思適時投刃軍
煩手行當考官績勿復困甕缶

送張屯田歸洛歌

昔年洛浦見花落曾作悲歌歌落花愁來欲遣何可
柰時向金河尋杜家杜家花雖非絕品猶可開顏為
之飲少年意氣易成懽醉不還家伴花寢一來言國
兩傷春憔悴窮愁九陌塵紅房紫苔處處有騎馬欲
尋無故人黃河三月入隋河河水多特悵望多為憐
此水來何處二字作更遠中有伊流與洛波忽聞君至自
西京洗眼相看眼暫明心衰面老畏人問驚我瘦骨

清如水今年七月妹喪夫稚兒孀女啼呱呱季秋九月子喪婦十月厭厭成病軀端居移病新城下日不出門無過者獨行時欲強高歌一曲未終雙涕洒可憐明月與春風歲歲年年事不同暫別已嗟非舊態再來應是作衰翁感時惜別情無已無酒送君空有淚西歸必有問君人爲道別來今若此

述懷送張愬之

鬱鬱河堤綠樹平送君因得到東城落花已盡馬猶轉垂柳初長蟬欲鳴去年送客亦曾到正值楊花亂芳草人心不復故時歡景物自隨時節好感念懷

傷離一別相逢知幾時莫辭今日一罇酒明日君難重待東吳山水天下秀羨君輕舟片帆逗江城月下夜聞歌淮浦山前朝放溜樂哉此行時未晚萬壑千巖不知遠可憐病客厭京塵寂寞淹留已再春扁舟待得東南下猶更河橋送幾人

送子野

四時慘舒不可調冬夏寒暑易鬱陶春陽著物大軟媚獨有秋節最勁豪金方堅剛屏炎瘴兌氣高爽清風颺煙霞破散灑氣豁山河震發地脉搖天開寶鑑露寒月海拍積雪卷怒潮光輝通透奪星耀蟠潛驚

奮鬪蜃蛟高樓精爽毛髮竦壯懷直恐衝斗杓欲飛
輕衣上拂漢擬乘二氣戲鷺濤念時文法密於織
縻縻束縛不自聊豈無策議獻人主扼持舌在口已膠
當秋且幸際軒豁誰能兒女聽蟾蜍君方壯歲襟宇
快名聲樂與家聲高輕舟從遊山川底詩酒合興皆
翹翹堪嗟宋玉自悲攬可並張翰同逍遙功名富貴
有時到忍把壯節良辰消

送劉十三南遊

泱泱汴河流擗聲過晚浦行客問吳山舟人多楚語
春深紫蘭澤夏早黃梅雨時應賦登眺聊以志羈旅

與李獻臣宋子京春集東園得節字

綠野秀可滄遊驂喜初結芸局苦寂寥禁署隔清切
歡言得幽尋况此及嘉節鳥哢已關關泉流初泱泱
紫萼繁若綴翠茗柔可撷屢期無後時芳物畏鷄鴉

晚泊岳陽

卧聞岳陽城裏鍾繫舟岳陽城下樹正見空江明月
來雲水蒼茫失江路夜深江月弄清輝水上人歌月
下歸一闕聲長聽不盡輕舟短楫去如飛

新開棊軒呈元珍表臣

竹樹日已滋軒窓漸幽興人閑與世遠鳥語知境靜

春光藹欲布山色寒尚映獨收萬慮心於此一枰競

代贈田文初

感君一顧重千金贈君白璧爲妾心舟中繡被薰香
夜春雪江頭三尺深西陵長官頭已白憔悴窮愁
顏媿相識手持玉律唱陽春江上梅花落如積津亭
送別君未悲夢闌酒解始相思須知巫峽聞猿處不
似荆江夜雪時

惠泉亭

一本亭云某啓伏觀知軍學士文大新
理惠泉謹爲拙詩十六句伏惟平覽

華壁刻孱頰煙霞跬步間使君能愛客朝夕弄山泉
春巖雨過春流長置酒來聽山溜響鑑中樓閣俯清

池雪裏峯巒開曉幌須知清興無時已酒美賓嘉
相對席間誰伴謝公吟日暮多逢山簡醉淹留桂樹
幾經春野鳥巖花識使君使君今是罇前客誰與山
泉作主人

過張至祕校莊

田家何所樂臺笠日相親桑條起蠶事葛葉候耕耘
望歲占風色寬徭知政仁樵漁逐晚浦雞犬隔前村
泉溜塍間動山田樹杪分鳥聲梅店雨野色柳橋春
有客問行路呼童驚候門焚魚酌白醴但坐且懽忻

行次葉縣

朝渡汝河流暮宿楚山曲城陰日下寒野氣春深綠
征車倦長道故國有喬木行行漸樂郊東風滿平陸
將至淮安馬上早行學謝靈運體六韻

晴霞照東浦驚鳥動煙林曙河蕪斗没沓一作嶂隱

雲深寒雞隔樹起曲塢留風吟征夫倦行役秋興感

登臨衡一作阜積涂一作迴江離香露沉行矣歲華

晚歸歎勞歎音

自岐一作江山行至平陸驛五言二十四韻

岐江望平陸百里千餘嶺蕭條斷煙火莽蒼無人境

羣巒互前後南北失壬丙天秋雲愈高木落歲方

水涉愁蟻射含沙也林行憂虎猛萬仞懸巖崖一鈞

枯梗緣危類猿狖陷淖若鼃鼃腰輿懼傾撲煩馬倦

鞭警攀躋誠畏塗習俗美蠻獷度隘足雖踈因高目

還騁九野畫荆衡群山亂巫郢煙嵐互明滅點綴成

一作圖屏時時度深谷往往得佳景翠樹鬱如蓋飛

泉溜垂綆幽花亂黃紫葳粲弄光影山鳥轉成歌寒

蛸嘒如哽登臨雖云勞一作廣巨細得周省晨裝趨徒

旅夕宿訪閭井村暗水茫茫鷄鳥星耿耿登高近佳

節歸思時引領谿菊薦山罇田鴛佑烹鼎家近夢先

歸夜寒衾屢整崎嶇念行役昔宿已為永豈如江上

舟棹歌方酌

初泛舟荆江棋酒甚歡故有此句

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

西湖春色歸春水綠於染群芳爛不叔東風落如糝

西勝也許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謝鏗

情未老已白髮野思遙知湖上一罇酒能憶天涯萬

里人萬里思春尚有情忽逢春至客心驚雪消門外

千山綠花發江邊二月晴少年把酒逢春色今日逢

春頭已白異鄉物態與人殊惟有東風舊相識

答謝景山遺古瓦硯歌

數四百炎靈銷誰其代者當塗高窮姦極酷不易

取始知文景基局窄坐揮長喙啄天下豪傑競起如

蝟毛董呂催汜相繼死紹術權備爭咆咻力彊者勝

怯者敗豈較才德為功勞然猶到手不敢取而使螟

蝗生螻蚘子丕當初不自耻敢謂舜禹傳之堯得之

以此失亦此誰知三馬食一槽當其盛時爭意氣叱

咤雷電生風颭干戈戰罷數功閔周蔑方召堯無辜

英雄致酒奉高會巍然銅雀高岩岩圓歌宛轉激清

徵妙舞左右回纖腰一朝西陵一作西朝看拱木寂

寞總帳空蕭蕭當時淒涼已可歎而況後世悲前朝

高臺已傾漸平地此瓦一墜埋蓬蒿首文半滅荒土

蝕戰血曾經野火燒敗皮弊網各有用誰使鑄鏡成
凸凹景山筆力若牛弩句道語老能揮毫嗟予奪得
何所用簿領朱墨徒紛淆走官南北未嘗捨緹襲三
四勤緘包有時屬思欲飛灑意緒軋軋難抽縲舟行
屢備一作水神奪往往冥悔遭風濤質頑物久有精
怪常恐變化成靈妖名都所至必傳玩愛之不換魯
寶刀長歌送我怪且偉欲報慙愧無瓊瑤

古瓦硯

瓦賤微物得廁筆墨問於物用有宜不計醜與妍
金非不爲寶玉豈不爲堅用之以發墨不及瓦礫頑

乃知物雖微一作賤當用價難攀豈惟瓦礫爾用人從

難一作然

新營小齋鑿地爐輒成五言三十七韻

霜降百工休居者皆入室堦戶畏初寒開爐代溫律
規模不盈丈廣狹足容膝軒窓共幽窳竹柏助蒙密
辛勤慚巧官窮賤守卑秩無術政奚爲有年秋屢實
文書少期會租訟省鞭挾地僻與世疎官閑得身佚
荆蠻苦卑陋氣候常壹鬱天日每陰翳風飈多凜冽
衰頹慘時晚病骨知寒疾蠻牀勸晨興籃轡感朝出
南山近樵採僮僕免呵叱禦歲畜蹲鴻饋客薦包橘

霜薪吹晶瑩石鼎沸啾唧披方養丹砂候節煎去秋
 木西鄰有高士轍軻卧蓬華鶴髮善高談鯨背便登
 多鬪披裘屢相就束縕亦時乞傳經伏生老愛酒揚登
 雄吃晨灰煖餘盃夜火爆山栗無言兩忘形相對或
 終日微生慕剛毅勁強去聲早難屈自從世俗牽常恐
 天性失仰茲微官祿養此多病質省躬由一言無枉
 慕三黜因知吏隱樂漸使欲心窒面壁或僧禪倒冠
 聊酒逸螟蠅輕二豪一馬齊萬物啓期為樂三晝夜
 不堪七負薪幸有一作瘦舊學頗思述興亡閱今古
一作今圖籍羅甲乙魯冊謹會盟周公豕凶吉詳或作

明左丘辯馳騁馬遷筆金石互鏗錡風雲生倏忽
 爾一開卷慨然時揜帙浮沈恣其間適若遂聾聵一作
佚吾居誰云陋所得乃非一五斗豈須慚優游歲將
 畢

外集卷第一

送劉學士知衡州何常常

迷懷復傷離復

寄謝法曹思春思君

古瓦硯歌致酒疑是酒

新營小齋詳明衆本皆作詳明唯薛齊誼編年引此詩作詳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外集卷第三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二

古詩三

南獠

洪宋區夏廣恢張際四維狂孽久不聳民物含一作
春熙著稚適所尚游泳光華時遽然攝提歲南獠掠
邊陲予因叩村叟此事曷如斯初似却人問未語先
涕垂収涕謝客問爲客陳始基撫水有上源水淺山
嶮巖生民三千室聚此天一涯狼勇復輕脫性若鹿
與麋男夫不耕鑿刀兵動相隨宜融兩境上殺人取
其貲因斯久久來此寇易爲羈鼠竊及蟻聚近裏焉

敵窺勢亦不久住官軍來即馳景德祥符後特移事
 亦移四輔哲且善天子仁又慈將軍稱招安兵非羽
 林兒龍江一牧拙邏騎材亦非威惠不兼深徒以官
 力欺智略仍復短從此難羈縻引兵卸甲嶺部障自
 參差鋒鏑殊未接士卒心先離奔走六吏死初在懷遠
甲嶺殺傷並禮賓王崇班等六人落神死明知國挫威自茲賊聲震有寇
 融州涪縣宇及民廬燬蕩無孑遺利鏃淬諸毒中膚
 無藥醫長刀斷人股橫屍滿通達婦人及孳產驅負
 足始歸堂堂過城戍何人敢正窺外計削奏疏一一
 聞宸闈赫爾天斯怒選將興王師精甲二萬餘猛殺

如虎貔劔戟凜秋霜旌祭閃朝曦八營與七萃豈得
 多于茲外統三路進小敵胡能為前驅已歷境後軍
 猶未知逶迤至蠻域但見空稻畦搜羅一月餘不戰
 師自罷荷戈莫言苦負糧深可悲哀哉都督郵無辜
 遭屠糜昭州都曹皇甫僅三人部糧入曉咋計不出
 還出招安辭半降半來拒蠻意猶狐疑厚以繒錦贈
 狙心詐為甲戎帳草草起賊戈躡背揮我聆老叟言
 不覺顰雙眉吮毫兼疊簡占作南獠詩頭值采詩官
 一敷于彤墀

寄聖俞

西陵山水天下佳我昔謫官君所嗟官閑憔悴一病
叟縣古瀟灑如山家雪消深林自斲一作斲筍人響空
山隨摘茶有時携酒探幽絕往往上下窮煙霞崑崙
綠縵軟可藉野卉青紅春自華風餘落葉飛面旋日
暖山鳥鳴交加貪追時俗翫歲月不覺萬里留天涯
今來寂寞西岡口秋盡不見東籬花市亭插旗鬪新
酒十千得斗不可賒材非世用自當去一舸聲牙揮
釣車君能先往勿自滯行矣春洲生荻芽

答梅聖俞寺丞見寄

憶昔識君初我少君方壯風期一相許意氣尚壯

交遊盛京洛樽俎陪丞相駉驥日相追鸞鳳志高騰
詞章盡崔蔡論議皆歆向文會忝予盟詩壇推子將
談精鋒愈出飲劇歡無量賈勇爲無前餘光誰敢望
茲年五六歲人事堪悽愴南北頓睽乖相離獨飄蕩
失杯由畫足傷手因代匠移書雖激切拙語非欺誑
安知乃心愚而使所言妄權豪不自避斧質誠爲當
蒼皇得一邑奔走踰千嶂楚峽聽猿鳴荆江畏蛟浪
蠻方異時俗景物殊氣象綠髮變風霜丹顏侵疾疢
常憂鵬鳥窺幸免江魚葬今茲荷寬宥遷徙來漢上
憔悴戴囚冠驅馳嗟俗狀王事多倥偬學業差遺忘

未能解綬去所戀寸祿養舉足畏逢仇低頭惟避謗
忻聞故人近豈憚驅車訪一別各衰翁相見問無恙
交情宛如舊歡意獨能強幸陪主人賢更值芳洲漲
菱荷亂浮泛水竹涵虛曠清風滿談席明月臨歌舫
已見洛陽人重聞畫樓唱怡然壹鬱寫慙爾累囚放
自從還邑來會此驕陽亢神靈多請禱租訟煩咎撈
猶須新秋涼漢水臨一作瀉清漾野稼蕩浮雲晴山開
疊障聊以助吟詠亦可資酣暢北轅如未駕幸子能
來貺

酬聖俞朔風見寄

國君朔風句令我苦寒吟離別時卜幾時再陰
鷲颺擊曠野餘響入空林客路行役遠馬蹄冰雪深
瞻言洛中舊期我高陽吟故館哭知己新年傷客心
相逢豈能飲惟有涕沾襟

送琴僧知白

吾聞夷中琴已久常恐老死無其傳夷中未識不得
見豈謂今逢知白彈遺音髣髴尚可愛何況之子傳
其全孤禽曉鷺秋野露空澗夜落春鳥泉一年一請
寓三峽江流無衣山侵天登臨探賞久不厭每欲圖
畫存於前豈知山高水深意久以寫此朱絲絃酒酣

耳熱神氣王聽之為子心肅然嵩陽山高雪三尺有
客擁鼻吟苦寒負琴北走乞其贈持我此句為之先

聽平戎操

西戎賁固稽天誅勇夫戰死智士謨上人知白何為
者年以力壯逃浮屠自言平戎有古操抱琴欲違為
我娛我材不足置廊廟力弱又不堪戈及遭時有事
獨無用偷安飽食與汝俱爾知平戎競何事自古無
不由吾儒周宣六月伐獫狁漢武五道征匈奴方欲
召虎乃真將衛青去病誠區區建功立業當此日使
世誦詠於詩書平生又欲慕賈誼長纓直請

當衢理檢四面啓有策不獻空跌踟慙君為我奏此
曲聽之空使壯士吁推琴置一作酒恍若失誰謂子
琴能起予

書宜城修木渠記後奉呈朱寺丞

因民之利無難為使民以說民忘疲樂哉朱君郭靈
堤導鄢及蠻興衆陂古渠廢久人莫知朱君三月而
復之沃土如膏瘠土肥百里歲歲無凶菑一作鄢蠻
之水流不止襄人思君無時已

谷正至始得先所寄書及詩不勝喜慰因書

數韻奉酬聖俞

寒日照深巷柴門朝尚閉有客自江來尺書千里至
洛書復何云但言南北異南方地常暖風物稱佳麗
梅蘂入新年蘭皋動芳氣樂哉登臨興豈厭江湖滯
伊予方寂寞刻苦窮文字萬國會王州群英馳雋軌
方朔常苦餓子雲非官意歲暮慘風塵官閑倦朝市
出處一云別所思寧可冀春江有歸鴈但使音書繼

答梅聖俞

寒日照窮巷荆扉晨未開驚聞遠方信有客渡江來
開緘復何喜宛若見瓊瑰一爾乖出處未嘗持酒盃
官閑隱朝市歲暮慘風埃音書日可待春鴈暖應回

病中聞梅二南歸

聞君解舟去秋水正泆泆野岸曠歸思都門辭世紛
稍逐商帆伴初隨征鴈羣山多淮甸出柳盡汴河分
楚色蕪尚上一作綠江煙日半一作曛客意浩已遠離
懷寧復云宣城好風月歸信幾時聞

送蟾上人遊天台

昔年在伊洛林壑每相從對掃竹下榻坐思湖上峯
自言伊洛波每起滄洲憶今茲道行遊千里東南國
都門汴河上柳色入青煙流水向淮浦歸人隨越船
東南遍林巒萬壑新流滿小桂綠應芳江春行已晚

萬萬赤城陰依依識古岑一去誰復見石橋雲霧深

送徐生秀州法曹

一笑暫相從結交方恨晚猶茲簿領困况爾東南遠
落帆淮口暮採石江洲暖黃鶻可寄書惟嗟雙翅短

讀山海經圖

夏鼎象九州山經有遺載空濛大荒中杳靄群山會
炎海積歎蒸陰幽異明晦奔趨各異種倏忽俄萬態
群倫固殊禀至理寧一槩駭者自云驚生号孰知怪
未能識造化但爾披圖繪不有萬物殊豈知方輿大

猿韻和聖俞見寄

與君結交深相濟同水火文章發春葩節行凜錫寄
吾才已愧君子齒又先我君惡予所非我許子云可
厥趣共乖時畏塗難轉輒道肥家所窮身老志彌果
每嗟游從異有甚樊籠鏹天匠染青紅花腰呈曼娜
苟能杯酌同直待冠中墮無欺校讎貧鹽米尚餘粟
晏太尉西園賀雪歌

陰陽乖錯亂五行窮冬山谷暖不冰一陽且出三之
上地下誰發萬物萌太陰當用不用事蓋由茲
斬虧國刑遂令邪風伺間隙潛中蘊疫於疫
陛下至仁聖憂勤懇禱通精誠聖人與天同一龍意

未發口天已聽忽收寒威還水官正時肅物凜以清
寒風得勢獵獵走瓦乾霰急落不停恍然天地半夜
白群雞失曉不及鳴清晨拜表東上閣鬱鬱瑞氣盈
宮庭退朝騎馬下銀闕馬滑不慣行瑤瓊晚趨寔館
賀太尉坐覺滿路流歡聲便開西園掃徑步正見玉
樹花凋零小軒却坐對山石拂拂酒面紅煙生主人
與國共休戚不惟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
十餘萬屯邊兵

送吳照鄰還江南

霜前江水磨碧銅岸背菱葉翹青蟲吳郎鬢絲生幾

縷不羞月上扶桑暎羞見清波照人景去時黑髮吹
春風五年歸來婦應喜從此不問西飛鴻

答朱東捕蝗詩

捕蝗之術世所非欲究此語興於誰或云曹凶歲有
數天孽未可人力支或言蝗多不易捕驅民入野踐
其畦因之姦吏恣貪擾戶到頭斂無一遺蝗災食苗
民自苦吏虐民苗皆被之吾嗟此語祇知一不究其
本論其皮驅雖不盡勝養患昔人固已決不疑秉蠹
投火況舊法古之去惡猶如斯既多而捕誠未易其
失安在常由遲說說最說子孫衆為腹所孕多蛆蟻

如生朝畝暮已頃化一為百無根涯口含鋒刃疾風
雨毒腸不滿疑常飢高原下濕不知數進退整若隨
金輦嗟茲羽孽物共惡不知造化其誰尸大凡萬事
悉如此禍當早絕防其微蠅頭出土不急捕羽冀已
就功難施只驚群飛自天下不究生子由山陂官書
立法空太峻吏愚畏罰反自欺蓋藏十不敢申一上
心雖惻何由知不如寬法擇良令告蝗不隱捕以時
今苗因捕雖踐死明歲猶免為蜾蠃吾嘗捕蝗見其
事較以利害曾深思官錢二十買一斗示一作以明
信民爭馳歛微成衆在人力頃刻露積如京坻乃知

雖其衆嫉惡苟純無難為往時姚崇用此議
或賢相得所宜因吟君贈廣其說為我持之告採詩

答蘇子美離京見寄

衆奇于美貌堂堂千人英我獨疑其曾浩浩包滄溟
滄溟產龍蜃百怪不可名是以子美辭吐出人輒驚
其於詩最豪奔放何縱橫衆絃排律呂金石次第鳴
商以險絕句非時震雷霆兩耳不及掩百病為之醒
語言既可駭筆墨尤其精少雖嘗力學老乃若天成
濡毫弄點畫信手不自停端莊雜醜怪群星見攬搶
爛然溢紙幅視久無定形使我終老學得一已足於

而君蕪衆美磊落猶自輕高冠出人士誰敢揖其膺
臣列丹陛幾位缺公卿使之束帶立可以重朝廷
天令參國議高論吐崢嶸惜哉三十五白髮今已生
近者去江淮作詩寄離情口誦不及寫一日傳都城
退之序百物其鳴由不平天方善君心欲使發其聲
嗟我非鸞鷲徒思和嚶嚶因風幸數寄警我聾與盲

立秋有感寄蘇子美

庭樹忽改色秋風動其枝物情未必爾我意先已悽
華忍芳節謝猶忻早涼歸起步雲月暗顧瞻生斗移
四時有大信萬物誰與期故人在千里歲月令我悲

所嗟事業晚豈惜顏色衰
朝謀今謂何胡馬日以肥

喜雪示徐生

清穹一作凜冬威旱野渴天澤經旬三尺雪萬物變
顏色愁雲噓不開慘慘連日夕寒風借天勢豪忽肆
陵轍空枝凍鳥雀疑不避彈弋長河寂無聲厚地若
龜坼陰階夜自照缺瓦晨復積貯潔瑩冰壺量深埋
玉尺凝陰反窮剝陽九兆初晝春回百草心氣動黃
泉脉堅冰雖未破土潤已潛釋常聞老農語一臘見
三白是爲豐年候占驗勝著策天兵血西陲萬轍走
供億嗟予媿疲俗糶術肥爾瘠惟幸歲之穰茲惠豈

人力非徒給租調且可銷盜賊從今紫黼廡期共飽
麩麥

賦竹上甘露

稍稍兩竹枝甘露葉間垂草木有靈夜陰陽疑以時
深山與窮谷往往嘗有之幸當君子軒得爲衆人知
物生隨所託晦顯各有宜聊以助歌詠兼堪飲童兒
和對雪憶梅花

昔官西凌江峽間野花紅紫多爛斑惟有寒梅舊所
識異鄉每見心一作必依然爲憐花自洛中看花上蜀
馬帝綿蠻當時作詩誰唱和粉黛自折清香繁今來

把酒對殘雪却憶江上高樓山群花四時媚者衆何
獨此樹令人攀窮冬萬木立枯死玉艷獨發陵清寒
鮮妍皎如鏡裏面綽約對若風中仙惜哉北地無此
樹霰雪漫漫平沙川徐生隨我客此郡冰霜旅舍逢
新年憶花對雪晨起坐清詩寶鐵栽琅玕長河風色
暖將動即看綠柳含春煙寒齋寂寞何以慰卯盃且
醉酣午眠

歸鴈亭

荒蹊臘雪春尚埋我初獨與徐生來城高樹古禽鳥
野聲響格磔寒紈慙頽垣敗屋巍然在略可遠眺臨

頌臺高株唯有柳數十夾路對立初誰栽漸誅榛
辨草樹頗有桃李當墻隈欣然便擬趣時節斤鋤日
夕勞耘培新年風色日漸好晴天仰見鴈已回枯根
老脉凍不發遶之百匝空徘徊頑姿野態煩造化勾
芒不肯先煦吹酒酣幾欲掬大鼓驚起龍螭驅春雷
偶然不到才數日顏色一變由誰催翠芽紅粒迸條
出纖趺嫩萼如剪裁卧槎燒枿亦強發老朽不避衆
豔咍蛇然山杏開最早其餘紅白各自媒初開盛發
與零落皆有意思牽人懷衆芳勿使一時發當令一
落續一開畢春應須酒萬斛與子共醉三千盃

送韓子華

嗟我久不見韓子如讀古書思古人忽然相逢又數
日笑語反不共一罇諫垣尸居職業廢朝事汲汲勞
精神子華筆力天馬足駑駘千百誰可群嗟予老鈍
不自笑尚欲疾走追其塵子華有時高談駭我聽榮
枯萬物移秋春所以不見令我思見之如飲玉醴醇
叩門下馬忽來別高帆得風披飛雲離懷有酒不及
寫別後慰我寓於文

送李太傅知冀州 端齋

吾慕李漢超爲將勇無儔養士三千人人人百貔貅

關南三十年天子不北憂吾愛李允則善規多計壽
虜動靜寢食皎如在雙眸出入若變化談笑摧敵謀
恩信浹南北聲名落燕幽二公材各異戰守兩其尤
天下不用兵爾來三十秋今其繼者誰守冀得李侯
李侯年尚少文武學彬彬河朔一尺雪北風暖貂裘
上馬擘臂一作長弓白羽飛金鏃臨行問我言我慙本
儒鯁漢超雖已久故來尚歌謳允則事最近猶能想
風流將此聊爲贈勉哉行無留

石篆詩 并序

某啓近蒙朝恩守此州州之西南有瑯琊山唐李幼

師康子泉者某在館閣時方國家詔天下求古碑石
之文集于閣下因得見李陽冰篆庶子泉銘學篆者
云陽冰之迹多矣無如此銘者常欲求其本而不得
于今十年矣及此來已獲焉而銘石之側又陽冰別
篆十餘字尤奇於銘文世罕傳焉山僧惠覺指以示
予予徘徊其下久之不能去山之奇迹古今紀述詳
矣而獨遺此字予甚惜之欲有所述而患文字之不
稱思予嘗愛其文而不及者梅聖俞蘇子美也因為
詩一首并封題墨本以寄二君乞詩刻于石

寒崑飛流

一作

落青苔旁劉石篆何奇哉其人已死

骨已朽此字不滅留山隈山中老僧憂石泐印之以
紙磨松煤欲令留傳在人世持以贈客比瓊璽我疑
此字非筆畫又疑人力非能為始從天地胚渾判元
氣結此高崔嵬當時野鳥踏山石萬古遺迹於蒼崖
山祇不欲人屢見每吐雲霧深藏埋群仙飛空欲下
讀常借海月清光來嗟我豈能識字法見之但覺心
眼開辭慳語鄙不足記封題遠寄蘇與梅

題滁州醉翁亭

四十未為老醉翁偶題篇醉中遺萬物豈復記吾年
酒亭下水來後亂峰間聲如自空落瀉向兩簷簷

入巖下溪幽泉助涓涓響不亂人語其清非管絃
豈不羨絲竹絲竹不勝繁所以屢携酒遠步就潺湲
野鳥窺我醉溪雲留我眠山花徒能笑不解與我言
惟有巖風來吹我還醒然

贈學者

人稟天地氣乃物中最靈性雖有五常不學無由
輪曲揉而就木直在中繩堅今礪所利玉琢
仁義不遠躬勤勤入至誠學既積於心猶木
根本既堅好蓊鬱其幹莖爾曹宜勉勉無以吾言

春寒効李長吉體

東風吹雲海天黑，饒龍凍雲雨不滴。噴雷隱隱
 白宿露無光，瑤草寂東皇。染花滿春國，天為乾
 春色呼雲鑠。日一作恐紅蕙幾日春陰養花兒。
 遠絮縈空擲愁思。絲一作織春挽不得高樓去。天無幾
 尺遠岫參差亂屏碧。

幽谷一作豐亭晚飲

一徑入蒙密，已聞流水聲。行穿翠篠盡，忽見青山橫。
 山勢抱幽谷，谷泉含石泓。旁生嘉樹林，上有好鳥鳴。
 鳥語谷中靜，樹涼泉影清。露蟬已噓噓，風留時泠泠。
 不待飲醉耳，修還醒嘉我二三友，偶同在。交情

流席高蔭置酒常，崢嶸是時新雨餘。日落山更暝
 山色已可愛，泉聲難久聽。安得白玉琴，寫以之作朱
 絲絕。

外集卷第三

答梅聖俞茲年是來

酬聖俞朔風見寄此詩押兩字乃別韻

聽平戎操競何事是競

書宣城修木渠記後呈朱寺丞朱名鑑字儀甫治渠

有功熙寧二年冬吳克薦改大理寺丞鄭獬為
 渠記公詩當在三年合入外集第四卷謀實第三

奉酬聖俞答梅聖俞

二詩多同而韻異故兩存之

答蘇子美子美

慶曆文粹作情仲蓋年缺舊字後篇同

賦竹上甘露嘗有之

嘗一作常

歸鴈亭時發

慶曆文粹作時歇

石篆詩序子嘗

子一作常

外集卷第四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四

古詩四

桐花

猗猗井上桐花葉何蓂蓂下陰百尺泉上聳陵雲材
翠色洗朝露清陰午當階幽蟬自嘒嘒鳴鳥何啾啾
日出花照耀飛香動浮埃今朝一雨過狼籍在蒼苔
斯桐乃誰樹意若銘吾齋常聞漢道隆上下如砥礪
選吏擇孝廉視民嬰與孩政聲如九節石物如百鍊
優優潁川守能致鳳凰來到此幾千載月白風清
聖君勤治理百郡列賢才嗟爾不自勉鳳凰其來哉

思二亭送光祿謝寺丞歸滌陽

吾嘗一作常思醉翁醉翁名自我山林本我性章服偶

包裹君恩未知報進退奚為可自非因讒逐決去焉

一作能果前時永陽謫誰與脫韁鑣山氣無四時幽

花常婀娜石泉咽然鳴野豔笑而僂賓歡正諠諠翁

醉已爰哉我樂世所悲衆馳予坎軻惟茲三二子嗜

好其二字一作學甚同頗因歸謝巖石為我刻其左

吾嘗一作常思豐樂魂夢不在身三年永陽謫幽谷最

來頻谷口兩三家山泉為四鄰但聞山泉聲豈識山

意春春至換群物花開思故人故人今何在憔悴頗

之瀨人去山自綠春歸花更新空令谷中叟笑我

花勤

堂中畫像探題得杜子美

風雅久寂寞吾思見其人杜君詩之豪來者孰比倫

生為一身窮死也萬世珍言苟可垂後士無羞賤貧

和徐生假山

匠智無遺巧天形極幽探謂我愛山者為山列前簷

類垣不數尺萬嶮由心潛或開如斷裂或吐似研鍊

或長隨靡迤或瘦露堂嵌陰一作險穴觀杳杳高屏立

曉曉後出忽孤聳群奔杳相參巖若氣融結突如鬼

鑄鏡昔歲貶荆楚扁舟極東南孤山馬當夾兩岸臨
江潭常恨江水惡輕風不留帆峯巒千萬狀可愛不
可談但欲借粉繪圖之掛紈繡豈如几席間百態生
濃纖暮雲點新翠孤煙起朝嵐況此窮冬節陰飈積
凝嚴幽齋喜深處遠目生遐瞻晝卧不移枕晨興自
開簾吾聞君子居出處無常占卷道或獨善施物仁
貴兼於時苟無益懷祿古所慙嵩山幸不遠薇蕨豈
不甘自可結幽侶披雲老溪巖胡爲不即往一室安
且恬辱子贈可愧因詩以自讒

送楊貞外

予昔走南宮江湖浩然涉本來厭塵土常懷把輕楫
聞君東南行山水恣登躡秋江湛已清樹色映丹葉
羨君舟楫擄去若魚鼓鬣君家兄弟才門族當世甲
行期薦賢書疾驛來上閣

讀梅氏詩有感示徐生

子美忽已死聖俞舍吾南嗟吾譬馳車而失左右駢
勃敵嘗壓壘羸兵當戒嚴凡人貴勉強情逸易安恬
吾旣苦多病交朋復凋殲篇章久不作意思如膠粘
良田失時耕草莽廢鋤芟美井不日汲何由發清甘
偶開梅氏篇不覺日掛簷乃知文字樂愈久益無厭

吾嘗一作常哀世人聲利競爭貪哇咬顰兩耳死不享
韶咸而幸知此樂又常深討探今官得閑散舍此欲
奚耽頑庸須警策賴子發其箝

和人三橋

笳鼓下層臺旌旗轉長嶼橋響鴛歸軒溪明望行炬
北臨白雲澗南望清風閣出樹見人行隔溪聞魚躍
斷虹跨曲岸倒影涵清波為愛斜陽好迴舟特特過

初夏劉氏竹林小飲

春榮忽已衰夏葉換初秀披荒得深蹊掃綠蔭清畫
萬竿交已聳千畝蔚何富驚雷迸狂鞭霧籜舒文繡

河漢遠新霖林爽
况茲夏首月景物
窺深八樹蒙玩
林蔭為甚眠野
暑去心閑疑愈
怡然忘組釋若
官事偶多閑郊
誰邀接離公有
眼有黑花戲書
自遣

三見牡丹月春醉 往往眠人家揚州一遇芍藥
詩來敵不覺生朝霞天下名花惟有此 樽前樂事更
無如 如今白首春風裏病眼何須厭黑花

送朱生

客有役無心獨浮雲遂令幽居客日與山雲親
君在比芳標佩蘭思潔身何必濯於水本無纓上塵

雪 時在頰州作上月與梅練絮
白舞紛紛無等事皆請勿用

新陽力微初破萼客陰用壯猶相薄朝寒稜稜風
莫紀春雪緩緩止還作驅馳風莫初陰之眩晃山川

清開廓允芒可愛初日照開澤終為

凌晨起鷺幽士虛惚靜聞落酒盡成經集餅壘孤
尋蹤得狐貉龍蛇掃處斷復續從虎闢成牙且獲共
貪終歲飽麩麥豈恤空林飢鳥雀沙碛朝賀迷象笏
桑野行歌沒芒屨乃知一雪萬人喜 我亦不飲胡為
樂坐看天地絕氛埃使我曾襟如洗滌脫遺言笑
塵雜搜索萬象窺冥漠顧雖陋邦文士衆巨擘人人
把矛槊自非我為發其端凍口何由開一喙

雪晴

悠悠野水來灑灑西溪閣曉日披宿雲荒臺殘雪
風光變窮臘歲律新陽月凍卉意初回綠醅淨可撥

人閑樂朋友鳥哢知時節豈止探芳菲耕桑行可圖
琴高魚
琴高一去不復見神仙雖有亦何為溪鱗佳味自可
愛何必虛名務好奇

竹間亭

二首其一已見居士集

高亭照初日竹影涼蕭森新篁漸解籜翠色日已深
雨多苔莓^疑青幽徑無人尋靜趣久廼得暫來^聊解
襟清風颭然生鳴鳥送好音佳時不易得濁酒^聊自
斟興盡即言返重來期抱琴

箕山

朝下黃蘆坂夕望箕山雲緬懷巢上客想彼嵒中人
弱歲慕高節壯年嬰世紛漱流羨潁水振衣嗟洛塵
空祠亂鷺鳥山木含餘暉聊茲謝芝桂歸月及新春

西園

落日叩溪門西溪復何所人侵樹裏耕花落田中雨
平野見南山荒臺起寒霧歌舞昔云誰今人但懷古

白兔

夫冥冥雲濛濛白兔擣藥姮娥宮玉關金鑰夜不閉
竄入滁山千萬重滁泉清甘瀉大壑滁草軟翠搖輕
風渴飲泉困棲草滁人遇之豐山道網羅百計偶得

之千里持為翰林寶翰林酬酢委金璧珠箔花籠玉
為食朝隨孔翠伴暮綴鸞皇翼主人邀客醉籠下京
洛風埃不露席群詩名貌極豪縱爾免有意果誰識
天資潔白已為累物性拘囚盡無益上林榮落幾時
休回首峯巒斷消息

偶書

吾見陶靖節愛酒又愛閑二者人所欲不問愚與賢
奈何古今人遂此樂尤難飲酒或時有得閑何鮮焉
浮屠老子瀛營營盈市廛二物尚如比仕官不待言
官高責愈重祿厚足憂患暫息不可得況欲閑長年

少壯務貪得銳意力爭前老來難勉強思此但長歎
計不宜晚歸耕穎尾田

日本刀歌

星夷道遠不復通世傳切玉誰能窮寶刀近出日本
國越賈得之滄海東魚皮裝貼香木鞘黃白間雜論
與銅真銅似銀百金傳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獲歡凶
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其先徐始於秦
天採藥淹留壯童老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器皆
精巧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為詩
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

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
感激坐流涕鏞澁短刀何足云

會峯亭

山勢百里見新亭壓其巔群峯漸靡迤高下相綿聯
下窺疑無地杳藹但蒼煙是時新雨餘衆壑鳴春泉
林籟靜更響山光晚逾鮮品花爲誰開春去夏猶好
野鳥窺我醉谿雲留我眠日暮山風來吹我還醒然
醉醒各任物雲鳥徒留連

晚步綠陰園遂登凝翠亭

餘春去已遠綠水涵新塘漸愛樹陰密初迎

高亭可四望繞郭青山長野色晚更好嵐曛共微茫
幽懷不可寫雅詠同誰觴明月如慰我開軒送清光

聖俞惠宣州筆戲書

聖俞宣城人能使紫毫筆宣人諸葛亮世業中不失
緊心縛長毫三副頗精密硬軟適入手百管不差一
京師諸筆工牌榜自稱述纍纍相國東比若衣縫飛
或柔多虛尖或硬不可屈但能裝管操有表曾無實
價高仍費錢用不過數日豈如宣城毫耐久仍可乞

贈潘景溫叟

秦盧不世出俗子相矜誇滯疾不知一作源橫死紛

如麻番陽奇男子衣冠本儒家學本得心訣照底窮
根尾冷然鑒五藏曾靡毫釐差公卿掃榻迎黃金載
盈車語言無羽翰飛入萬齒牙相逢京洛下使我驚
且嘆七年慈母病庸工口呶啞恨不早見君以乞壺
中砂通宵耳高論飲恨知何涯瞥然別我去征途指
煙霞孤雲不可留淚線風中斜

學書二首

蘇子歸黃泉筆法遂中絕賴有蔡君謨名聲馳晚節
醉翁不量力每欲追其轍人生浪自苦以取兒女悅
豈止學書然自悔從今決

學書不覺夜但怪西窓暗病目故已昏墨不分濃淡
人生不自知勞苦殊無憾所得乃虛名榮華俄頃暫
豈止學書然作銘聊自鑒

奉使道中作三首

執手意遲遲出門還草草無嫌去時速但願歸時早
北風吹雪犯征裘夾路花開回馬頭若無一月還家
樂爭柰千山遠客愁

爲客莫思家客行方遠道還家自有時空使朱顏老
禁城春色暖融怡花倚春風待客歸勸君還家須飲
酒記取思歸未得時

客夢方在家角簷已催曉忽忽行人起共怨角聲早
馬蹄終日踐冰霜未到思回空斷腸少貪夢裏還茶
樂早起前山一作山路正長

奉使道中寄坦師

道人少費海上遊海舶破散身沉浮黃金蒲葢人所
寄吹簫偶得還中州羸身歸金不受報祇取斗酒相
獻酬歡娛慈母終一世脫棄妻子藏巖幽蒼煙寥寥
池水漫白玉菡萏吹高秋夜燃栢子煮山藥憶此東
望無時休塞垣春枯積雪溜沙礫成怒黃雲愁五更
四馬隨馬起想見鄭郭花今稠百年夸奪終一丘也

上滿眼真悠悠寄聲萬里心綢繆莫道異趣無相求

勉劉申

有司精考覈中第為公卿本基在積習優學登榮名
吾子齒尚少加勤無自輕弩力圖樹立庶幾終有成

壽樓

碧瓦照日生青煙誰家高樓當道邊昨日丁丁斤且
斲今朝朱欄橫翠幕主人起樓何太高欲誇富力壓
群豪樓中女兒十五六紅膏畫眉雙鬢綠日暮春風
吹管弦過者仰首皆留連應笑樓前騎馬客腰出金
章頭已白苦貪名利損形骸爭若庸愚恣聲色朝見

騎馬過暮見騎馬歸經年無補朝廷事何用區區來
往為

試院聞奚琴作

奚琴本出奚人樂奚虜彈之雙淚落抱琴置酒試一
彈曲罷依然不能作黃河之水向東流鳧飛雁下白
雲秋岸上行人舟上客朝來暮去無今昔哀絃一奏
池上風忽聞如在河舟中絃聲千古聽不改可憐纖
手今何在誰知著意弄新音斷我樽前今日心當時
應有曾聞者若使重聽須淚下

乞藥有感呈梅聖俞

宣州紫沙合圓若截郢筒偶得今十載走官一作
東持之聖俞家乞藥戒羸僮聖俞見之喜遽以未
磨礬謂此吾家物問誰持贈公因嗟與君交事事無
不同憶昔初識面青衫游洛中高標不可揖杳若雲
間鴻不獨體輕健目明仍耳聰爾來三十年多難百
憂攻君晚得奇藥靈根斲離宮其狀若狗蹄其香比
芎藭愛君方食貧面色悅以豐不憚乞餘劑庶幾助
衰癯平時一笑歡飲酒各爭雄向老百病出區區論
藥功衰盛物常理循環勢無窮寄語少年兒慎勿笑
兩翁

擬剝啄行寄趙少師

剝剝復啄啄柴門驚鳥雀故人千里駕信士百金諾
搢紳相趨動顏色問巷歡呼共嗟愕顧我非惟尉寂
寥於時自可警偷薄事國十年憂患同酣歌幾日暫
相從酒醒初不成徒馭歸思瞥起如飛鴻車馬闐然
人已去荷鋤却向野田中

絕句 臨蒸作

冷雨漲焦陂人去陂寂寞惟有霜前花鮮鮮對高閣
點句三首

冬夕小齋點句寄梅聖俞 陸經

其 明夜日 明一作散 映燈火破硯裂冰澌

席薦霜笥 發書浩長吟 想子實勞我清篇追曹

若語伴島可酣飲每頽山 談笑工炙輶駕言賞

有期 歲晚何未果 幽夢亂如雲 別愁牢若鎖雲

水漸漣漪 春枝將婀娜 客心莫遲留 苑一作苑

即紛墮何當迎笑前 相逢朝飯顆

鱗聯句 陸宗謙

聖人作神兵以定天下厄 范出尤發靈機干將構雄

績 纛 橐籥天地開鑪冶陰陽闢 南帝輸火精西皇

降金液 炎炎崑岡熒洶洶 洪河擘 雷霆助意氣

日月淪精魄滕神氣不在天錯落就三尺直淬靈溪
泉橫磨太行石歐雄雌威並立晝夜光相射范提攜
風雲生指顧煙霞竅滕堅剛正人心耿介志士跡歐
初疑成夏鼎魑魅世所適滕又若引吳刀犀象謂范
無隔范截波虬尾滑脫浪鯨牙直頑冰桂陰雷皓月
乘孤隙歐河角起葦氣雲罅露秋碧曉鐔星斗爛夜
匣飛龍宅范舞酣霞雪回彈俊球琳擊鮮搖雪水光
賦甜湘山色滕青蛟渴雨瘦素虺蟠霜瘡歐清音鏗
鳴寒姿堅且澤范鬼類喪影響伎黨摧肝膈歐一
會神武四海屠兇逆范周王奉天討商郊千里赤

楚子揚軍聲秦師萬首白祥輝冠吳楚殺氣橫
易范與君斬鼉足八極停震號歐與君制鵬翼三辰
增煥赫莫使化猿翁辱我為幻惑范莫使暴虎人屈
我執仇敵滕尊嚴侯冠冕左右舞干戚歐功成不可
留延平空霹靂范

鶴聯句范仲淹 滕宗諱

上霄降靈氣鍾此千年禽范幽閑靖節性孤高伯夷
心歐頡頏紫霄垠飄飄滄浪濤歐岳湛有仙姿釣韶
無俗音范毛滋月華淡頂粹霞光深歐目流泉客淚
翅垂羽人襟滕騰漢雪千丈點溪霜半尋范織喙礪

青鐵脩脛雕碧琳歐巖樓干溪樹澤飲卑朱泠滕鸞
皇自墳荒燕雀徒商參范獨翅聳瓊枝群舞傾瑶林
歐病餘霞雲段夢回松吹吟滕靜嫌鸚鵡言高笑鴛
鴛范淫金清冷澄澈玉格寒蕭森歐潔白不我恃腥
羶非所任滕稻梁不得已蟻虱胡爲侵范天池憶鵬
遊雲羅傷鳳沈滕風流超縞一作素雅淡絕規箴歐
相親長道情偶見銷煩襟范西漢惜馮唐華皓欲投
簪歐南朝仰衛玠清羸疑不禁滕端如方直臣處群
良足飲范介如廉退士驚秋猶在陰范幾謂鷹隼擊
焉滕緝俄見臨歐還嗤鳧鷖貪弋繳終就擒歐乘軒乃

一芥空籠仍萬金滕片雲伴遙影冥冥越煙岑范長
颺送逸響亭亭疑出一一作霜砧歐蓬瀛忽往來桑田
成古今歐願下八佾庭鼓舞薰風琴滕

來鸞堂與趙叔平王禹玉王原叔韓子華聯

句嘉祐三年見
華陽集續添

賢侯謝郡歸從游樂吾黨林泉富餘地卜築疏陳莽
是時春正中來鸞音下上若賀大厦成喜留衆賓賞
藥得名因談笑揮墨祭題榜所夸賢豪盛豈止池榭
廣人心樂且閑爲意頡而頽吟罇敞花軒醉枕酣風
幌脩輕雲薄藻棟初日麗珠網紅袂生暗香清絃泛

餘響林深隱飛蓋岸曲遲去槩波光欄檻明竹飛衣
中爽珪虛容涼樾入影與文漣蕩晨颺轉綠蕙夕雨
滋膏壤嘉辰喜盍朋命駕期屢往觴詠陶淑真世俗
豈吾做洙得以為勝游蕭然散煩想公子固好士世
德復可象今此大基構不圖專奉養美哉風流存來
業足師仰絳
貴侯謂鎮東軍節度
觀察留後李端愿

桐花花照

光照作

假山自說

說字

送揚負外南宮

疑是南宮

乞藥有感斷斷一作

物常有常作

冬夕小齋聯句

酣飲酬作談笑一作談

苑苑一作苑

鶴聯句羽人襟

煩襟其詩重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外集卷第五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五

律詩一

漢宮

桂館神君去甘泉輦道平翠華飛蓋下豹尾屬車迎
曉露寒浮掌光風細轉旌廊回偏費步珮遠尚聞聲
玉樹人間老珊瑚海底生金波夜夜意偏照影娥清

送劉半千平陽簿

假道歸故里

嶺梅歸驛路迢迢越鳥巢傾木半喬松徑就荒聊應
召桂叢留隱定相招家庭噪鵲爭喧樹夜帳驚猿自
擁條何處秋風催客鬢青絲恐逐物華凋

一作銷

樓頭

百尺樓頭萬疊山楚江南望隔晴煙雲巖白道天垂
暮簾捲黃昏月上弦桑落蒲城催熟酒柳衰章陌感
周年髮光如葆寧禁恨不待為郎已颯然

夕照

夕照留歌扇餘輝上桂叢霞光晴散錦雨氣晚成虹
燕下翻池草烏鷺傍井桐無慄照湘水丹色映秋風

送張學士知郢州

漢郎清曉赤墀趨楚老西來望隼旟侍史護衣薰
羣棘韞要紉從驪駒陽春繞雪歌低扇油幕連雲水

沈湮千巖倚門對泚浦好尋遺珠弔三閭

曉詠

簾外星辰逐斗移紫河聲轉下雲西九雛烏起城將
曙百尺樓高月易低露裊蘭若惟有淚秋荒桃李不
成蹊西堂吟思無人助草滿池塘夢自迷

禁火

火禁開何晚春芳半已凋柳風兼絮陸榆雨帶錢飄
淚翦蘭膏盡弦虧桂魄消被蘭流水曲游襖一相招

送趙山人歸舊山

屈賈江山思不休霜飛翠葆忽驚秋吟拋楚畹蘭若

老歸有淮山桂樹留
聒耳春池蛙兩部
比封秋塢
千頭嗔條怒穎真堪愧
莫染衣塵更遠遊

閑居即事

巷有容車陋門無載酒過
池喧蛙怒雨客去雀驚羅
握臂如枝骨哀絃繫一作擊筋歌無慘漳浦卧還似詠

中阿

傷春

蘭蹊徑尖芳期風雨春深怯
減衣卷箔高樓驚燕
入揮絃遠日送鴻歸
蜂催釀蜜愁花盡絮撲暄
條如一作飛欲識傷春多少恨
試量衣帶付要圍

黃山開苑獵初回
絳樹分行舞迤來
下馬春場雞關
距鳴弦初日雉驚媒
岸收博齒呼成白
橋隔車音聽
似雷不問春蠶眠
未起更尋桑陌到秦臺

夜意

蕙炷爐薰幽蘭膏燭艷
煎夜風多起籟曉月漸虧
弦
鷗去星低漢烏啼
樹暝煙惟應牆外柳
三起復三眠

寄張至初校

關山一里一重愁
念遠傷離兩未休
南陌望窮雲似
樓西樓吟斷月如鉤
柳綿飛後一作春應減蘭經荒

時客倦游擬寄東流問溝水亦應溝水更東流

寄徐巽秀才

瑤花飛雪蕩離愁
鷓鴣驚風下綠疇
睚苑樹荒誰共
客楚江楓老獨悲
秋千重錦浪翻如箭
萬疊春山翠
入樓章陌柳條今在否
定臨溝水拂東流

寄劉昉秀才

絲路縈回細入雲
離懷南陌草初薰
茂林脩竹誰同
渡明月春蘿定勒文
蕙憶歸報來不定
鴻歸碣石信
難分東風鷺交應
相望悵悵孤飛不及羣

送客回馬上作

南浦空波綠西陂夕照寒
瑤華傷遠道芳草送歸
翠斂遙山疊氛收古澤寬
衰容畏秋色不及楚楓丹

西征道中送陳舅秀才北歸

碁墅風流謝舅賢
髮光如葆惜窮年
人隨黃鵠飛千里
酒滿棲烏送一絃
望驛早梅迎遠使
拂鞍衰柳初歸鞭
越禽胡馬相逢地
南北思歸各黯然

送目

送目衡一作臯望不休
江嶺高下遍汀洲
長堤柳曲妨回首
小苑花深礙倚樓
楚徑蕙風消病渴
洛城花雪蕩春愁
流杯三日佳期過
擲度蘭波負勝遊

春曉

小閣回殘夢，開簾轉曉暉。露寒風不定，花落鳥驚飛。
病渴備思拓一作蕉楚詞漢志作朝寒怯減衣。沈錢
將謝雪持底送春歸。

劉秀才宅對弈

烏巷招邀謝墅中，紫囊香珮更臨風。塵鷺野一作火
還知獵自送雲羅，但聽鴻六着比犀鳴。博勝百嬌拓
矢捧壺空解衣，對子歡何極。玉井移陰下翠桐。

送李寧

義幅歸帆不暫停，吳天遙望斗牛橫。香薰翠被乘青

翰，波暖屏風詠紫莖。江水自隨潮上下，月輪閑與蚌
虧盈。河橋折柳傷離後，更作南雲萬里行。

早夏鄭工部園池

夜雨殘芳盡，朝暉宿霧收。蘭香繞馥徑，柳暗欲盈溝。
夏木繁堪結春蹊一作翠已稠。披襟楚風快，伏檻更
臨流。

舟中寄劉昉秀才

東南天闊漾歸流，西北雲高斷寸眸。明月隨人三
浦青山答鼓送行舟。歸心逐夢成魚鳥，夜漢看
斗牛。醞一作酒開樽誰共醉，清江聊且玩游鯈。

月夕

月氣初升海屏光半隱
扉寒消覺春盡漏永送籌
蘭燭風驚燼煙簾霧濕衣
清羸急寬帶頻減故時圖
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

虎頭盤綬貴垂紳青組名郎領郡頌
畫鷁千艘隨下瀨聽雞五鼓送行人
楚波漾楫萍如日淮月開舫蚌
有津千里壺漿民詠溢檣烏旗隼下汀蘋

柳

綠樹低昂不自持河橋風雨弄春絲
殘黃淺約眉雙舞先誇小玉快馬折鞭催遠道
落梅橫笛共

餘悲長亭送客兼迎雨費盡春條贈別離

舟中望京道

東北歸川泱泱流汎艤青渚暫夷猶
遙登灞岸空回首不見長安但舉頭
揮手愁琴空墮睫開樽魯酒不
忘憂青門柳色春應遍猶自留連杜若洲

小圃

桂樹鴛鴦起蘭苔翡翠翔風高絲引絮
雨罷葉生光蝶粉花露紫蜂茸露濕黃
愁醒與消渴容易為春傷

即日

李徑陰森接翠疇
押簾風日澹清
秋晚烏葺柳棲殘

照遠燕傷風失故樓星漢經年雖可望雲波千疊不
緘愁平居華帶頻移孔誰問無膠沈隱侯

南征道寄相送者

楚天風雪犯征裘誤拂京塵事遠邁謝墅人歸應作
詠灞陵岸遠尚回頭雲含江樹看迷所日逐歸鴻送
不休欲借高樓望西北亦應西北有高樓

楚澤

宿莽湘纍怨幽蘭楚俗誰紫屏空自老翠被豈能招
欲就蒼梧訴愁迷澧浦遙哀猿羌晝晦悲鳩衆芳凋
紅壁丹砂板瓊鈎翡翠翹如何舉香杜杜一作江上獨

無慘

題金山寺

地接龍宮漲浪賒驚峯岑絕倚雲斜崑披宿霧三竿
日路引迷人四照花海國盜牙爭起塔河童施鉢但
驚沙春蘿攀倚難成去山谷踈鍾落暮霞

送竇秀才

精原高下細如鱗樹轉城回路欲分望月西樓人共
遠躍鞍南陌草初薰短亭山翠偏多疊送目鴻驚不
及羣一驛賦成應援筆好憑飛翼寄歸雲

旅思

調苦歌非樂岐多淚始零羞彈長鍊劍終戀五侯鯖
陌草薰沙綠江楓照岸青南陔動歸思蘭葉向春馨

仙意

孤桐百尺拂非煙鳳去鸞歸夜悄然滄海風高愁燕
遠扶桑春老記蠶眠槎流千里纔成曲桂魄經旬始
下弦獨有金人寄遺恨曉盤雲淚冷涓涓

閩朱祠部罷潯州歸闕

漢廷題名墨未乾南州坐布政條寬嶺雲路隔梅歌
驛使駟秋歸初拂鞍建禮侵晨趨冉冉明光賜對偏
珊瑚潁川此石行聞拜冠頰凝塵俟一彈

勅征

沈約傷春思愁含倦久游帆歸黃鶴一作浦人滯白
蘋洲乳燕差池遠江禽格磔浮物華真可玩黑鬚恐
逢秋

鄭駕部射圃

夢草西堂射圃蓮蘭茗初日露華鮮暈含畫的弦關
月牙筭行籌酒滿船鏤管思催吟韻劇妓簾陰薄舞
衣翩當筵獨愧探牛炙儉府芙蓉客盡賢

甘露寺

雲樹千尋隔翠微給園金地敞仁祠講花飄雨諸天

近春漏歇蓮白日遲引鉢當空時取露殘灰經劫自成池危欄徙倚吟忘下九子鈴寒塔影移

送友人南下

河橋別柳減春條隔浦挈音聽已遙千里美蓴誇敵酪滿池漉稻欲鳴蜩東風楚岸神靈雨殘月吳波上下潮如弔湘纍搴香杜一作杜若秋江斜日駐蘭橈

高樓

六曲雕欄百尺樓簾波不定瓦如流浮雲已映樓西北更向雲西待月鈎

榴花

絮亂絲繁不自持蜂黃蝶紫燕參差榴花最恨來時晚惆悵春期獨後期

宿雲夢館

北鴈來時歲欲昏私書歸夢杳難分井桐葉落池荷盡一夜而聽雨不聞

鷓鴣一作鷓鴣

花殘如霰落紛紛紫陌空遺翠憶塵鷓鴣在綠催節物年華不信有傷春

蕉

銀蒜鈎簾宛地垂桂叢烏起上朝暉枉將玳瑁雕為

押遮掩春堂礙燕歸

行雲

疊疊煙波隔夢思離愁幾日減腰圍行雲自亦傷無
定莫就行雲託信歸

琵琶亭上作

九江煙水一登臨風月清含古恨深濕盡青衫司馬
淚琵琶還似雍門琴

柳

雨鬪堤長走畫轅絮兼梨雪墮春煙東風苑外千絲
老猶伴吳蠶盡日眠

井桐

簷欹碧瓦拂傾梧玉井聲高轉轆轤腸斷西樓驚鳥
夢半留殘月照啼烏

雪中寄友人

楚岸梅香半入衣凍雲銀鑠曉光飛遙應便面逢人
處走馬童街失路歸

與謝三學士絳唱和八首

和國庠勸講之什

春盡沂風暖芹生泮水清雙旌榮照路博帶儼盈庭
函文師臨席銷金壁有經諸生拜玉一作哀欣識象

丘形

和遊午橋莊

曉壇初畢祀弭蓋共尋幽鳥哢林中出泉聲冰下流
攀條驚雪盡翻袂愛風柔好駐城南馬春一作桑編
陌頭

和龍門曉望

水霧濛濛曉望平悠然驅馬獨吟行煙嵐明滅川霞
上凌亂空山百鳥驚

除夜偶成拜上學士三丈

萬瓦青煙夕靄生斗杓迎歲轉東城隋宮守夜沈香

燦楚俗驅神爆竹聲玉樹羅階家宴盛羽觴稱壽

衣榮九門朝客思公甚向曉天風舞雪霏

陪飲上林院後亭見櫻桃花悉已披謝因

成七言四韻

尋芳長恨見花遲豈意看花獨後期試藉落英聊共
醉為憐殘萼更攀枝清香肯以無人減幽艷惟應有
蝶知開謝兩堪成悵望傷春不到柳絲時

昨日偶陪後騎同適近郊謹成七言四韻

兼呈聖俞

堤柳纒黃已落梅尋芳弭蓋共徘徊桑城日暖燧煙催

浴麥壠風和雉應媒別浦人嬉遺翠羽弋林春廢鏢
歌臺歸鞍暮逼宮街鼓府吏應驚便面回

和八月十五日齋宮對月

皓月三川靜晴氛萬里銷靈光望日滿寒色入波搖
灑氣成山霧浮雲蔽壠苗廟荒陰燐出苑廢露螢飄
齊館心方寂秋城夜已遙清談對元亮瓊彩映蕭蕭

送學士三丈 一作送謝學士歸關

拱帳洛城邊三字一作拂雲煙征轅一作去莫攀人醒風外

酒馬度雪中關故一作舊府誰同在新年獨未還遙應

行路者偏識綵衣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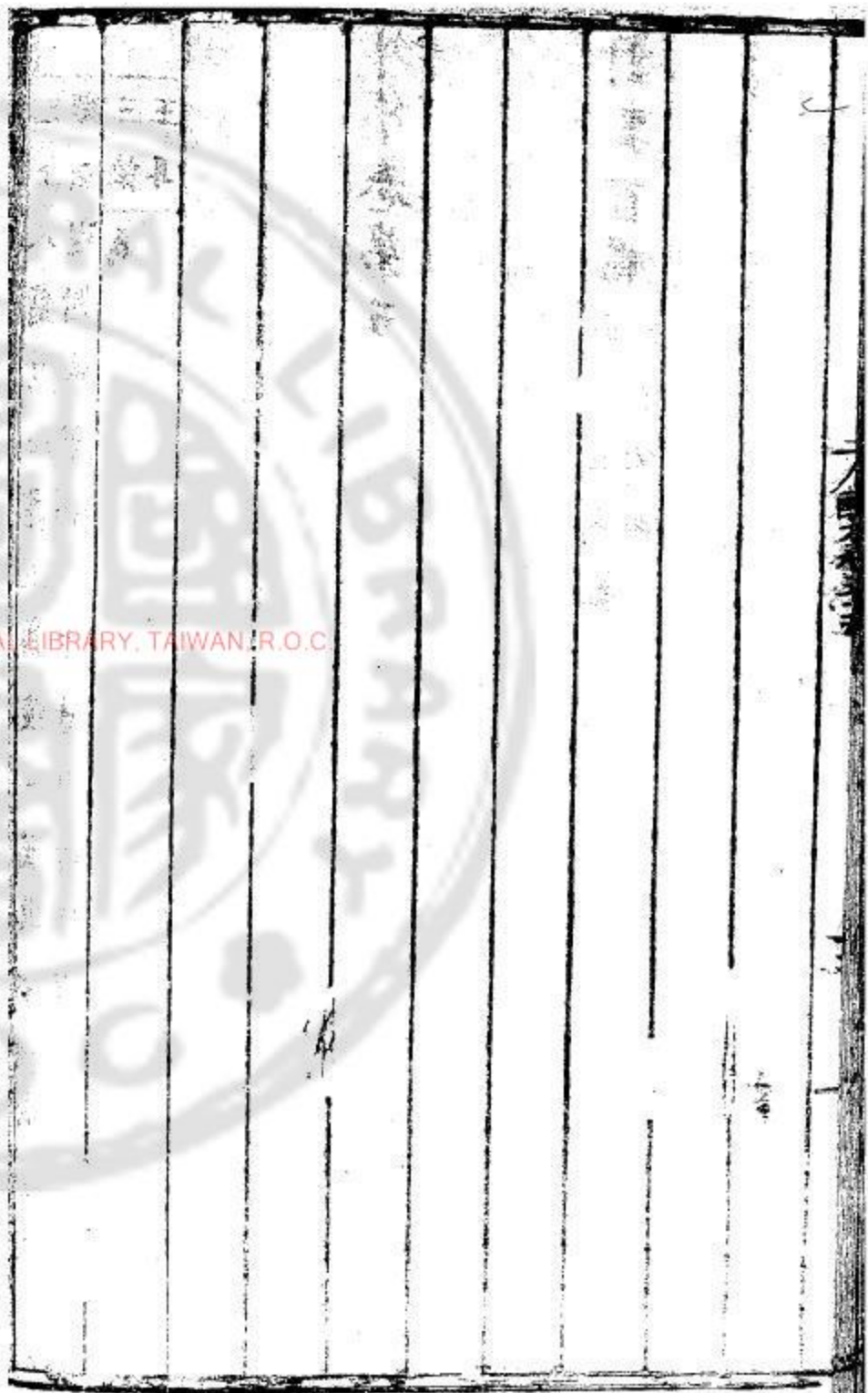
已上八篇居士集土載後一篇其不同者五
縣云送謝希深今本皆作送王學士希深
三葉為王

外集卷第五

對奕百嬌寂兩西京雜記百曉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集卷第六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六

得詩二

雙桂樓

嘉樹叢生秀，茲樓層漢傍。
飛甍臨萬井，伏檻出垂楊。
卷幕晴雲度，披襟夕籟涼。
山河瞻帝里，風月坐胡牀。
愛客東阿宴，清歡北海觴。
淮南多雅詠，歲晚翫幽芳。

題張應之縣齋

小官歎簿領，夫子卧高齋。
五斗未能去，一丘真所懷。
綠苔一作長秋雨，黃葉堆空階。
縣古仍無柳，池清尚一作有蛙。
燕觴開月幌，窻戶對雲崖。
嵩少亦堪老，行當與一作

子一作借

和梅聖俞杏花

誰道梅花早殘年豈是春何如艷風日獨自占芳辰
錢相中伏日池亭宴會分韻

樽俎逢佳節簪纓奉宴居林光拂衣冷雲影入池虛
酒色風前綠蓮香水上踈飛談交玉麈聽曲躍文魚
於籜春苞解紅榴夏實初睢園多美物能賦謝相如

送辛判官

被薦方趨召還鄉仍綵衣看山向家近上路逐鴻飛
歸後同為客登高獨送歸都門足行者莫訝柳條稀

叢翠亭

柳色滿重城岌岌出翠蕩春雲依檻暖夕照落山明
走馬章街曉翻鴻洛浦晴清罇但留客桴鼓晝無聲

賀九龍廟祈雪有應

真宰調神化幽靈應不言朝雲九淵閭暮霞六花繁
朔吹縈歸旆賓裾載後軒睢園有客賦郢曲幾人翻
槐座方虛位鋒車佇改轅願移盈尺瑞為雨徧羣元

早春南征寄洛中諸友

楚色窮千里行人何苦賒芳林逢旅鴈候館噪山鷄
春入河邊草花開水上槎東風一罇酒新歲獨思家

花山寒食

客路逢寒食花山不見花歸心隨北鴈先向洛陽家

寒食值雨

禁火仍風雨客心愁復悽陰雲花更重春日水平堤
一作西油壁逢南陌鞦韆出綠蹊尋芳無厭遠自有錦障泥

寄謝晏尚書二絕

慙盡殘春始到家主人愛客不須嗟紅泥煮酒嘗青杏猶向臨流藉落花

瀾漫殘芳不可收歸來惆悵失春遊綠陰深處聞啼鳥

為猶得追閑果下騮

留守相公移鎮漢東

周郊徹楚坳舊相擁新旌路識青山在人今白首行
相公舊有方城題句問農穿稻野候節見梅英腰組人稀識偏應邸吏驚

寄聖俞

平沙漫擊飛雪行旅斷浮橋坐覺山波阻空嗟音信
遙窮陰變寒律急節慘驚飈野霽雲猶積河長冰未
銷山陽人半在洛社客無聊寄問陶彭澤籃輿誰見
邊

柴舍人金霞閣

簷前洛陽道下聽走轅聲樹蔭春城綠山明雪野晴
雲藏天外闕日落柳間營緩步應多樂壺歌詠太平
送王公慥判官

久客倦京國言歸歲已冬獨過伊水渡猶聽洛城鐘
山色經寒綠雲陰入暮重臘梅孤館路疲馬有誰逢

伊川獨遊

綠樹遶伊川人行亂石間寒雲依晚日白鳥向青山
路轉香林出僧歸野渡閑巖阿誰可訪興盡復空還
遊彭城公白蓮莊

野多幽賞華軒曾共尋人閑聊載酒臺迴獨披襟
水落陂光淡城當山氣陰惟餘桃李樹日覺翠溪深
普明院避暑

選勝避炎鬱林泉清可佳拂琴驚水鳥代塵折山花
就簡刻筠粉浮甌烹露芽歸鞍微帶雨不惜角巾斜
送高君先輩還家

閑居寂寞面重城過我時欣倒屣迎入洛機雲推俊
譽遊梁枚馬得英聲風晴秀野春光變梅發家林鳥
弄輕抵待登高成麗賦漢庭推轂有公卿

憶龍門

楚客有歸心因聲道故岑依依動春色藹藹望香林
山日巖邊下溪雲水上露遙知懷洛社應復動鄉吟

贈梅聖俞

時聞
賦舉

黃鵠刷金衣自言能遠飛擇侶異棲息終年脩羽儀
朝下玉池飲暮宿霜桐枝徘徊且垂翼會有秋風時

郡人獻花

蝶遶蜂遊露滿盤芳條可惜折來殘我緣多病經春
卧砌下花開不暇看

龍門泛舟晚向香山

暫解塵中紱來尋物外遊牽蘭流水曲弄桂倚山

波影巖前綠難聲石上流忘機下鷗鳥至樂託荷篠
梵響雲間出殘陽樹杪收溪窮興不盡繫袴且淹留

荷葉

與梅
分題

採掇本芳陂移根向玉池晴香滋白露翠色弄清漪
雨歇涼颼起煙明夕照移如何江上思偏動越人悲

早赴府學釋奠

羽籥興東序春秋紀上丁行祠漢丞相學禮魯諸生
組豆蕪三代樽罍奠兩盥霧中槐市暗日出杏壇明
音齒公卿嘗聞絃誦聲何須向闕里首善本西京
和晏尚書夏日偶至郊亭

關關啼鳥樹交陰
雨過西城野色侵
避暑誰能陪劇
飲清歌自可滌煩襟
稻花欲秀蟬初嘒
菱蔓初長水
正深知有江湖杳
然意扁舟應許共
追尋

和晏尚書自嘲

未歸歸即乘鴻釣
偷醉閑亭醉幾春
與物有情寧易
得莫嗔花解久留人

題薦巖院

那堪多難百憂攻
三十衰容二病翁
却把西都看花
眼斷腸來此哭東風

寄題嵩巫亭

平地煙霄向此分
繡摺丹檻照清芬
一作風簾暮
秋空碧剌見西山
數嶺雲

題淨慧大師禪齋

景德寺
普光院

巾屨諸方遍莓苔
一室前菱花吟次
一作落孤月定
中圓齋鉢都人施
談機海外傳時應
暮鍾響來度禁

城煙

琵琶亭

樂天曾謫此江邊
已嘆天涯涕洟然
今日始知予罪
大夷陵此去更三千

初至虎牙灘見江山類龍門

曉鼓潭潭客夢驚虎牙灘上作船行山形酷似龍門
秀江色不如伊水清平日兩京人少壯今年三峽歲
崢嶸卧聞乳石淙流響疑是香林八節聲

題張損之學士蘭皋亭

碣岸接芳蹊琴觴此自怡林花朝落砌山月夜臨池
兩積蛙鳴亂春歸鳥哢移惟應乘興客不待主人知

霽後看雪走筆呈元珍判官二首

江上寒山祇對門野山一作花巖草共嶙峋獨吟羣玉

峯前景閑憶紅蓮幕下人

嘉景無人把酒看尊作縣樓終日獨凭欄山成歲暮

時節已作春風料峭寒

送致政朱郎中

平生不省問田園白首忘懷道更尊已上印書辭北
闕稍留冠蓋餞東門馮唐老有為郎戀踈廣終無任
子恩今日榮歸人所羨兩兒腰綬擁高軒

留題安州朱氏草堂

俯檻臨流蕙徑深平泉花木繞陰森蛙鳴鼓吹春喧
耳草暖池塘夢費吟賭墅乞甥賓對弈驚鴻送目手
揮琴嗟予遠捧從軍檄不得披裘五月尋

題光化張氏園亭

君家花幾種來自洛之濱
惟我曾遊洛看花若故人
芳菲不改色開落幾經春
陶令來常醉山公到最頻
曲池涵草樹啼鳥悅松筠
相德今方賴思歸未有因

和聖俞百花洲二首

野岸溪幾曲松沿一作蹊穿翠陰
不知芳渚遠但愛綠荷深

新深水風闊雨過清香發
暮角起城頭歸橈帶明月

魚

秋水澄清見髮毛錦鱗行處慢作水紋搖岸邊
人影驚還去時向綠荷深處跳

月

天高月影浸長江江闊風微
水面涼天水相連為一色更無纖
霽隔清光

張子

嘉樹團團俯可攀
壓枝秋實漸爛斑
朱欄碧瓦清霜曉
粲粲繁星綠葉閒

初冬歸襄城弊居

日落原野晦天寒閭市閑
牛羊遠陂去鳥雀空簷
憑高植藜杖曠目瞻前山
壠麥風際綠霜鷗村外
禾黍日已熟杯酒聊開顏
酣歌歲云暮寂寞向柴關

和晏尚書對雪招飲

瑤林瓊樹影交加
誰伴山翁醉帽斜
自把金船浮白
蟻應湏紅粉
唱梅花

滑州歸鴈亭

長河終歲足悲風
亭古臺荒半倚空
惟有鴈歸時最
早柳含微綠杏粘紅

送黃通之鄭鄉

君子貴從俗小官能養賢
無慚折腰吏勉食落頭鮮

此詩人相向食落頭魚俗傳為落頭鮮困有身之理窮當志益堅
惟宜少

近編親髮况皤然

春日與諸君馬頭山登高

晴原霜後若榴紅
佳節登臨興未窮
日泛花光搖露
際酒浮山色入樽中
金壺恣灑毫端墨
玉麈交揮席
上風惟有淵明偏好飲
藍輿酪酏一衰翁

送楊君歸漢上

我昔謫窮縣相逢清漢陰
拂塵時解榻置酒屢橫琴
介節溫如玉嘉辭柳若金
趣當鄉士薦無滯計車音
後潭遊船見岸上看者有感
河朔之俗不知

定以三月十八日為行樂之日其俗頗盛

喧喧誰暇聽歌詠
浪遠春潭逐綠舟
亭行心如汝無

事明年今日更來遊

春日獨居

衆喧爭去逐春遊，獨靜誰知味最優。
雨霽日長花爛漫，春深睡美夢飄浮。
常憂任重才難了，偶得身閑樂暫偷。
因此益知為郡趣，乞州仍擬乞山州。

得勝岳陽書大誇，湖山之美郡署懷。
疑物甚野其意有應著之趣，作詩一百四十言為寄。

且警激之

峭嶽孤城倚平湖，遠浪來蕙尋迷島嶼。
百仞起樓臺，太守兌軒處。群賓士，紛紛清霜烏巾。
負雨過黃梅。

遠思歌湘曲，邁文繼楚材。魚貪河岫樂，雲忘帝鄉回。

遠信雙鴻下，新絨尺素裁。因聞誇野景，一作自笑擁

邊埃龍漠方多孽，旄頭久示災。旌旗時映日，鼙鼓或

驚雷。有志皆嘗膽，何人可鑿坏。儒生半投筆，牧豎亦

輸財。沮澤辭猶慢，蒲萄館未開。支離莫攘臂，天子正

求才

幽谷種花洗山

洗出峯巒看臘雪，栽成花木趁新年。
史君功行今將滿，誰肯同來作地仙。

鷺鷥

激石灘聲如戰鼓翻天浪色似銀山灘驚浪打風蒸
雨獨立亭亭意愈閑

贈歌者

病客多年掩綠樽今宵為爾一顏醺可憐玉樹庭花
後又向江都月下聞

初春

新年變物華春意日堪嘉霽色初含柳餘寒尚勒花
風絲飛蕩漾林鳥呀交加獨有無悰者誰知老可嗟

送田處士

處士多豪俠夫君久遁名青山對高卧白首喜談兵

曩昔時難合詩精清一作格入評公車不久召歸袖夕
風生

行次壽州寄內

紫金山下水長流嘗記當年此共遊今夜南風吹客
夢清淮明月照孤舟

答呂太傅賞雙蓮

年來因病不飲酒老去無悰懶作詩我已負花常自
愧君須屢醉及芳時漢宮姊妹爭新寵湘浦寧莫望
所思天下從來無定色況將鉛黛比天姿

酬孫延仲龍圖

洛社當年盛莫加洛陽耆老至今誇

梅聖俞張耒天

子皆在洛中

死生零落餘無幾齒髮衰殘各可嗟北庫酒

醪君舊物

延仲前守改陰

西湖煙水我如家已將二美交相

勝仍在新篇麗彩霞

常州張卿養素堂

江左衣冠世有名幾人今復振家聲朝廷獨立清冰
節閭里歸來白首卿志在言談猶慷慨身閑耳目益
聰明長松野水誰為伴顧我堪羞戀寵榮

西湖泛舟呈運使學士張揆

波光柳色碧溟濛曲渚斜橋畫舸通更遠更佳唯恐

暮漸深漸密似無窮綺羅香裏留佳客絃管聲來風

曉風半醉迴

一作還

舟迷向背樓臺高下夕陽中

去思堂會飲得春字

甲午四月張唐公座上

世事紛然百態新西岡一醉十三春自漸白髮隨年
少猶把金鍾勸主人黃鳥亂飛深夏木紅榴初發艷
清晨佳時易失閑難得有酒重來莫厭頻

太傅相公入陪大祀以疾不行聖恩優異詔

書俞允發於感遇紀以嘉篇小子不敏亦

課成拙惡詩一首

驛騎頻來急詔隨都人相與竊嗟咨白非峻節終無

政安得清秉久益思前席蓋將求讜議在庭非為之
陪祠尊賢優老朝家美他日安車召未遲

寄子春發運待制

廣陵花月嘗同醉雕苑風霜暫皎顏但喜交情久彌
重休嗟人事老多艱壯心未忍悲華髮強飲猶能倒
玉山留滯江一作湖應不久多為春酒待君還

答許發運見寄

許詩云芍藥喚花應有恨維揚新作獨無名

瓊花芍藥世無倫偶不題詩便恁人曾向無雙亭下
醉自知不負廣陵春

廬山僧居訥

方瞳如水袖披肩邂逅相逢為洒然五百僧中得一
七始知林下有遺賢

過塞二首

一首已見居士集

身驅漢馬踏胡霜每嘆勞生祇自傷氣候愈寒人愈
北不如征鴈解隨陽

晏元獻公挽辭三首

接物襟懷曠推賢品藻精謀猷存二府臺閣徧諸生
帝念宮臣舊恩隆衮服榮春風綠野迴千兩送歸旌
四鎮名藩忽十春歸來白首兩朝臣上心方喜親着
德物論猶期秉國鈞退食圖書盈一室閑樽談笑列

嘉賓昔人風采今人少慟哭何由贖以身

富貴優游五十年始終明哲保身全一時聞望朝廷

重餘事文章海外傳舊館池臺閑水石悲笳風日慘

山川解官制服門生禮慙負君恩隔九泉

酬滑州公儀龍圖見寄

畫舫齋前舊菊叢十年開落任秋風知君為我留紅

旆猶記栽花白髮翁

外集卷第六

題張應之縣學夫子一作丈人

錢相中伏日池亭宴會分韻中伏集本皆作中秋而

俞同賦此題亦云中伏且有徂暑之句今改正

寄聖俞聊一作家

歸襄城弊居古詩誤入律詩中

霽後看雪呈元珍判官第一首野花一作春嶙峋一作璘璘

外集卷第七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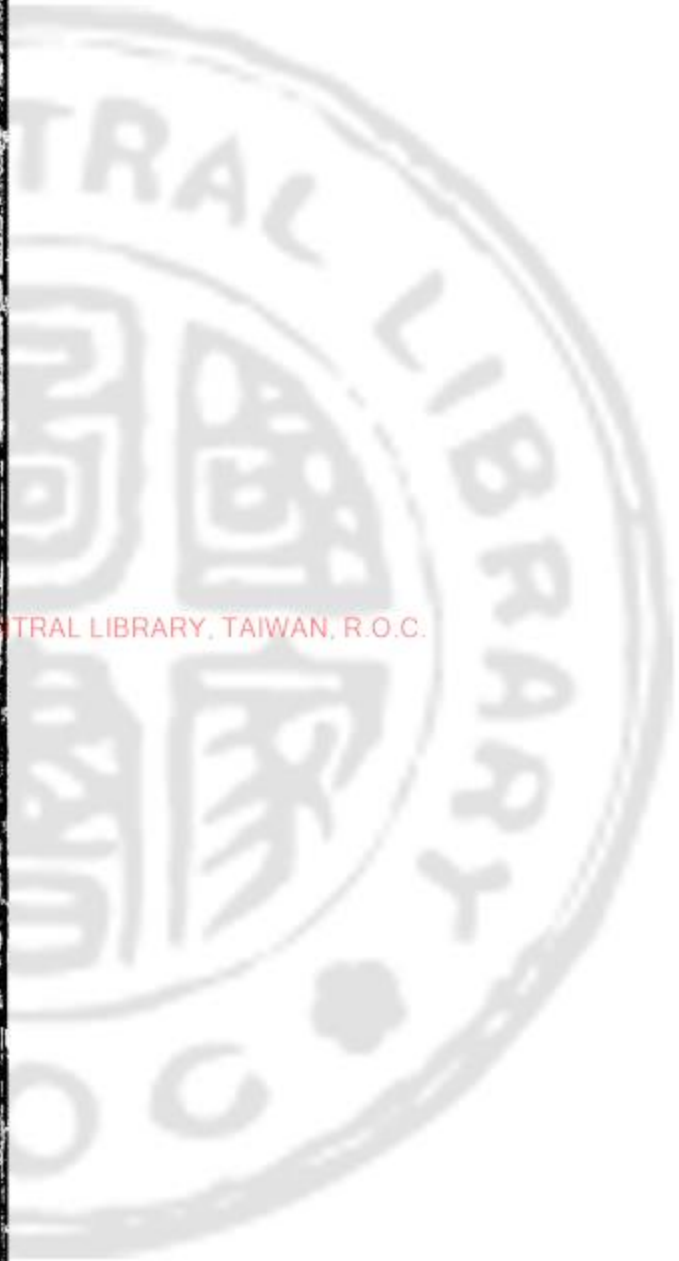
律詩三

贈王介甫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朱門歌舞爭新態綠綺塵埃試拂絃常恨聞名不相識相逢罇酒盍留連

蘇才翁挽詩二首

握手接歡言相知二十年文章家世事名譽弟兄賢可惜英魂掩惟餘醉墨傳秋風衰柳岸撫柩送歸窆雄心壯志兩峰嶽誰謂中年志不成零落篇章為世



寶平生風義見交情青松月下泉臺路白草原頭薤
露聲自古英豪皆若此與君徒有淚沾纓

送石揚休還蜀

長愛謫仙誇蜀道送君西望重吟哦路高黃鶴飛不
到花發杜鵑啼更多清禁寒生鳳池水繡衣榮照錦
江波昔年同舍青衿子夾道歡迎鬢已皤

和景仁試明經大義多不通有感

庠序制猶闕鄉閭教不行古於經學政今也藝虛名
陳者盡有鄙待之因愈輕無徒謂其陋講勸在公卿
和公儀試進士終場有作

朝家意任取遺才樂育推仁亦至哉本欲勵賢教古
學可嘆趨利競朋來昔人自重身難進薄俗多端路
久開向異鱉魴爭天水巨魚先已化風雷

久在病告近方赴直偶成拙詩二首

經時移病久端居玉署新秋獨直廬夜靜樓臺落
漢人閒鈴索少文書江湖未去年華晚燈火微涼
雨初散向聖朝辭寵祿多慙禁藥一作養慵涼
清晨下直大明宮馳馬悠然宿露中金闕雲開滄海
日天街雨後綠槐風歲華忽忽雙流矢鬢髮蕭蕭一
病翁名在玉堂歸未得西山畫閣與何窮

送潤州通判屯田

船頭初轉兩旗開
清曉津亭疊鼓催
自古江山最佳處
流君談笑有餘才
雲愁海闊驚濤漲
木落霜清畫角哀
善政已成多雅思
寄詩宜逐驛筒來

和劉原甫平山堂見寄

晉府繁華久已闌
至今形勝可躋攀
山橫天地蒼茫外
花發池臺草莽間
萬井笙歌遺俗在
一罇風月屬君閑
遙知為我留真賞
恨不相隨暫解顏

送張吉老赴浙憲

吳城東南富百城
路人應羨繡衣榮
昔時結客

曾遊處
今見焚香爽道迎
治世用刑期止殺
仁心獄務求生時
豐訟息多餘暇
無惜新篇屢寄聲

春日詞五首

宮壇青陌賽牛回
玉瑄一作管東風逗曉來
不待嶺梅

傳遠信
剪刀先放綠花開

試粉東窓待曉迴
共尋春柳傍香臺
不驚樹裏禽初變
共喜釵頭鷲已來

紅霧初開上曉霞
共驚風色變年華
香車遙認春雷響
庭雪先開玉樹花

玉瑄吹灰夜色殘
雞鳴紅日上仙盤
初驚百舌綿蠻

語已覺東風料峭寒

待曉銅荷剪蠟燭繡簾春色犯寒采畫眉不待張京兆自有新粧試落梅

走筆答原甫提刑學士慶曆五年詳見卷末

歲暮山城喜少留西亭尚欲挽行轡一罇莫惜臨岐別十載相逢各白頭

酬淨照大師說

佛說吾不學勞師忽款關吾方仁義急君且水雲閑意淡宜松鶴詩清叩珮環林泉苟有趣何必市廛間
和劉原父從幸後苑觀稻呈講筵諸公

養樂皇居接香畦鏤檻邊分渠自靈沼種稻滿池
六轍名居首三農政所先擢莖蒙德茂養實以時堅
曉謁龍墀罷行瞻鳳蓋翹粹容知一作和喜色嘉瑞奏
豐年衰病慙經學陪遊與俊賢安知帝力及但樂歲
功全拜賜秋風裏分行黼座前自憐臺笠叟來綴侍
臣篇

送薛水部通判并州

曾懷磊落逢知己氣略縱橫負壯心玉塵生風賓滿
坐金鱗照甲士如林牛羊日暖山田羨雨雪春寒土
屋深自古幽并重豪俠祇應行樂費黃金

鶴

樊籠毛羽日低摧野水長松眼暫開萬里秋風天外
意日斜閑啄岸邊苔

鴈

來時沙磧已冰霜飛過江南木葉黃水闊天低雲暗
澹朔風吹起自成行

鷓鴣

依倚秋風氣象豪似欺黃雀在蓬蒿不知羽翼青冥
生腐鼠相隨勢亦高

原甫致齋集禧余亦攝事後廟謹呈拙句

簡聖俞

受命分行攝上公紫微人在玉華宮樓臺碧瓦輝雲
日蓮芰清香帶水風每接少年嗟老病尚能聯句惱
詩翁凌一作晨已事追佳賞綠李甘瓜興未窮

同年秘書丞陳動之梅詞二首

場屋當年氣最雄交游樽酒弟兄同文章落筆傳都
下議論生鋒服座中自古聖賢誰一作不死况君門
戶有清風凋零三十年朋舊在者多為白髮翁
富貴聲名豈足論死生榮辱等埃塵青衫照日誇春
勝白首餘年哭故人盛德不忘存誌刻語言能記有

詞苑卷五十七
五
朋親吳江草木春風動瀝酒誰瞻壠樹新

奉和劉舍人初雪

夜雪填空曉更飄龍墀風冷珮聲高瓊花落處紫仙
仗玉殿光中認赭袍下直笑談多樂事平時罇酒屬
吾曹羨君年少才無敵顧我雖衰飲尚豪

暮春書事呈四舍人

樹陰初合苔生暈花藥新成蜜滿脾鴛燕各歸巢
子蛙魚共樂雨添池少年春物今如此老病衰翁了
不知飽食杜門何所事日長偏與睡相宜

荷葉

池面風來波潏潏波間露下葉田田誰於水上張青
蓋草却紅粧唱採蓮

小池

深院無人鎖曲池莓苔繞岸雨生衣綠萍合處蜻蜒
立紅蓼開時蛺蝶飛

釣去

風聲釣線裊長竿短笠輕蓑細草間春雨濛濛看不
見一作水煙埋却面前山

霜

一夜新霜著瓦輕芭蕉心折敗荷傾奈寒惟有東籬

菊金蕊繁開曉更清

牛

日出東籬黃雀驚雪銷春動草芽生
王坡平慢陂田閑橫載童兒帶犢行

送劉虛白二首

秘訣誰傳妙若神能將題品徧朝紳
因言禍福兼忠孝吾愛君平善誨人
我嗟韜鑰若牽拘久羨南山去結廬
自顧豈勞君借譽偶然章服裏猿狙

劉丞相挽詞二首

南國鄰鄉邑東都並傳遊賜袍聯唱第
命相見封侯念昔趨黃閣相看笑白頭
盛衰同俯仰旌旄送山丘連章相府辭
榮寵擁旆名都出鎮臨年少已推能宰
社鄉人終不見揮金長蛟息浪歸帆穩
喬木生煙蔽日深平昔家庭敦友愛可
憐松檟亦連陰

寄大名程資政琳

龍門長恨晚方登便以忘年接後生
談劇每容陪玉麈飲豪常憶困金觥
冰開御水春應綠雲破淮天月自明
醉倒離筵聽別曲醒來猶尚記餘聲

東齋對雪有懷

東齋坐客飲方豪誰報風簾雪已飄
貪聽罇前歌裊裊不聞牕外響
蕭蕭已憐殘臘催梅葉更約新春探
柳條共憶瀛洲人獨直神仙清景正寥寥

雪後玉堂夜直

雪壓宮牆鎖禁城沉沉樓殿景尤清
玉堂影亂燈交晃銀闕光寒夜自明
塵暗圖書愁獨直人閑鈴索久無聲
鑿坡地峻誰能到莫惜宮壺酒屢傾

官舍假日書懷奉呈子華內翰長文原甫景

仁舍人聖俞博士

鑽印春風雪入簾天寒鳥雀聚空簷
青幡受歲兒童

白髮催人老病添艷舞回腰飛玉盞
清吟擁鼻對冰蟾相從一笑兩莫得
薄領區區嘆米鹽

酬王君玉中秋席上待月值雨

池上雖然無皓魄罇前殊未減清歡
綠醅自有寒中力紅粉尤宜燭下看
羅綺塵隨歌扇動管絃聲雜雨荷乾
客舟閑卧王夫子詩陣教誰主將壇

中秋不見月問客

試問玉蟾寒皎皎何如銀燭亂熒熒
不知桂魄今何在應在吾家紫石屏

張仲通示墨竹嗣以嘉

佳

作篇豈勝欵玩聊

以四韻仰酬厚貺

數竿蒼翠寫生綃寄我公齋伴寂寥不待雪霜常作
長凜凜雖無風雨自蕭蕭嗟予心志俱憔悴羨子文
章騁一作富饒嗣以嘉佳作篇誠厚貺遠慚為報之
瓊瑤

奉寄襄陽張學士兄

東津淥水南山色夢寐襄陽二十年予昔遊漢上嘗愛其山川迨今
年六十七矣顧我百憂今白首羨君千騎若登仙
花開漢上一作漢上人看仙翁擁道邊況有玉鍾應不負夜槽
春酒如泉

奉答聖俞宿直見寄之作

寒夜分曹直嚴城隔幾層予慚批鳳詔一作若歎守
螢燈病骨羸漳浦官書蠹羽陵無嫌學舍冷文字比
清冰

和原甫舍人閣下午寢歸有作

遙知好睡紫微郎枕簟清薰綠蕙芳五色詔成人不
到萬年風動閣生涼平時下直歸宜早陋巷相過意
未忘揚子不煩多載酒主人猶可具一作黃粟

聞原甫久在病告有感

東城移疾久離居安得疑地意盡祛諸老何為護西

誼君王猶未識相如浮沈俗喜隨時態磊落材多與
世疎誰謂文章金馬客翻同憔悴楚三閭

試筆

試筆消長日耽書遣百憂餘生得如此萬事復何求
黃犬可為戒白雲當自由無將一杯土欲塞九河流

齋宮感事寄原甫學士

曾向齋宮詠麥秋綠陰住樹覆墻頭重來滿地新霜
葉却憶初聞黃栗留

戲答仲儀口號

弊居回看如蛙穴華子來與否在焉身寄宿敢望聖恩

行樂事只憂無米過來春今年近大

觀龍圖閣三聖御書應制

層構嚴清禁披圖爛寶文虹蜺光照物龍鳳勢騰雲
妙極功歸一真隨體自分孝思遵寶訓聖業廣惟勤

題東閣後集一作題營口集後

東閣三朝多大事營立二載足三字一作兩郡丰閑辭近詩
留作歸榮集何日歸田自集詩

日長偶書

日長漸覺逍遙樂何況終朝無事人安得遂為無事
者人間萬慮不關身

寄答王仲儀太尉素

豐樂山前一醉翁餘齡有幾百憂攻平生自恃是一作
心無媿直道誠知世不容換骨莫求丹九轉榮名豈
在祿千鍾明年今日如尋我潁水東西問老農

解官後答韓魏公見寄

報國勤勞已蔑聞終身榮遇最無倫老為南畝一夫
去猶是東宮二品臣侍從籍通清切禁焚歌行作太
平民欲知念舊君恩厚二者難兼始兩人新制詩

兼職自王仲儀
某仍出特恩

余昔留守南都得與杜祁公唱和詩有

見贈二十韻之卒章云報國如垂顛歸耕寧
買田期無辱知已肯逐利名遷逮今二十有
二年祁公捐館亦十有五年矣而余始蒙恩
得遂退休之請追懷平昔不勝感涕輒為短
句寘公祠堂

掩涕發陳編追思二十年門生今白首墓木已蒼煙
報國如垂顛歸耕寧買田此言今始踐如不愧黃泉
答端明王尚書見寄兼簡景仁文裕二侍郎

二首

日久都城車馬喧豈知風月屬三賢唱高誰敢效詩

社行處人爭着地仙酒面撥醅浮大白舞腰催拍鼓
繁絃與公等是休官者方把鋤犁學事田

多病新還太守章歸來白首興何長琴書自是
產日月閑銷百刻香尚有俸錢酤美酒自栽花圃
新陽醉翁生計今如此一笑何時共一觴

寄題景純學士巖春塢新居

清才四紀擅時名晚卜丘林遂解纓欲借青春
興須知白首尚多情水浮花出人間去山近雲
上生漫一作說市朝堪大隱仙家誰信在重城

會老堂

不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俱
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
一鍾已勝山陰空興盡且留歸駕為從容

叔平少師去後會老堂獨坐偶成

積雨荒庭徧綠苔西堂瀟灑為誰開愛酒少師花
去彈琴道士月明來鷄啼日午衡門靜鶴唳風清
夢回野老但欣南畝伴豈知一作名籍在蓬萊

退居述懷寄北京韓侍中二首

悠悠身世比浮雲白首歸來賴水濱曾看元臣調鼎
鼎却尋田叟問耕耘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銷磨酒

百分放浪豈無方外士尚思親友念離羣
書殿宮臣寵並叨不同憔悴返漁樵無窮興味閑中
得強半光陰醉裏銷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
溪橋猶須五物稱居士不及顏回飲一瓢

贈潘道士

門無車轍紫苔侵雞犬蕭條陋巷深寄語彈琴潘道
士雨中尋得越江吟

答樞密吳給事見寄

老得閑來興味長問將何事送餘光春寒擁被三竿
日宴坐忘言一炷香報國愧無功尺寸歸田仍值歲

豐稜樞庭任重才餘暇猶有新篇寄草堂

答荆班孫待制見寄

三朝竊寵幸逢辰晚節恩深許乞身無用物中如老
病太平時得作閑人鳴琴酌酒留嘉客引水栽花過
一春惟恨江淹才已盡難酬開府句清新

初夏西湖

積雨新晴漲碧溪偶尋行處獨依依綠陰黃鳥春歸
後紅蘆青苔人跡稀萍匝汀洲魚自躍日長攔檻燕
交飛林僧不用相迎送吾欲臺頭坐釣磯

寄河陽王宣徽

誰謂蕭條潁水邊能令嘉客少留連肥魚美酒偏宜
老明月清風不用錢況值湖園方首夏正當櫻筍似
三川自知不及南都會勉彊猶須詫短篇

寄韓子華并序

余與韓子華長文禹玉同直玉堂嘗約五十八歲致
仕子華書於柱上其後荐蒙恩寵世故多難歷仕三
朝備位二府已過限七年方能乞身歸老俗諺云也
賣弄得過裏
人事從來無處定世塗多故踐言難誰知潁水閑居
二十頃西湖一釣竿

戲劉原甫

見樂條西清詩話

平生志業有誰先落筆文章海內傳昨日都城應紙
貴開簾却扇見新篇
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新花莫相
笑劉郎今是老劉郎

和子履遊泗上雍家園

長橋南走群山間中有雍子之名園蒼雲蔽天竹色
淨暖日撲地花氣繁飛泉來從遠嶺背林下曲折寒
波翻珍禽不可見毛羽數聲清絕如哀彈我來據石
弄瑟瑟惟恐日暮登歸軒塵紛解剝耳目異紙疑夢

入神仙村知君襟尚我同好作詩闕放莫可攀高篇
絕景兩不及久之想像空冥煩

右雍家園詩吉綿閣本皆入公外集而王荆公四
家詩選亦有之今乃載蘇子美滄浪集後人妄得
不疑或謂公親作滄浪集序不應誤雜已詩可以
無疑姑附見於此按王荆公取公詩凡一百二十
五首內一百三首載居士集二十一首載外集又
一篇即此詩其它或全改一聯或增減一聯甚者
至增四聯或移兩聯之類已注一作於逐篇豈當
請傳本不同抑荆公自加潤色也

原本子履姓陳衆本並作弄琴瑟惟蜀本作瑟

外集卷第七

嘉祐三年二月公館伴北使在都亭驛有戲寄梅
聖俞絕句聖俞集中次韻云去年鎖宿得聯華二
月墻頭始見花今日都亭公感物明朝太學我辭
家上丁釋奠致齋公詩無之

久在病告近方赴直偶成拙詩二首宿露一作露

答原甫提刑學士慶曆五年冬公守滁州而前政

其人也合入第六卷

陳動之挽詞或作詞非登

釣者釣線一作線

退居述懷寄韓侍中頴水濱而韓公文集載不特別

從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外集卷第八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八

古賦雜文五首附

紅鸚鵡賦 并序

聖俞作紅鸚鵡賦以謂禽鳥之性宜適於山林今茲鸚徒事言語文章以招累見囚樊中曾烏鳶雞雛之不若也謝公學士復多鸚之才故能去昆夷之賤有金閨玉堂之安飲泉啄實自足為樂作賦以反之夫適物理窮天真則聖俞之說勝負才賢一作賢以取貴於世而能自將所適皆安不知籠檻之於山林則謝公之說勝某始得二賦讀之釋然知世之賢愚出處



各有理也然猶疑夫茲禽之腹一作中或有未盡者
因拾二賦之餘棄也以代鸚鵡畢其說

后皇之載兮殊方異類肖翹蠢息兮厥生成遂懿堪
賦予兮有物司之泊然後化兮默運其機陶形攝氣
兮小大取足紛不可狀兮千名萬族異物珍恠一作
產遐陬來海裔兮貴中州邈丹山於荒極越鳳皇之
所宅稟南方之正氣孕赤精於火德蓋以氣而召類
兮故感生而同域播為我形特殊其質不綠以文而
丹其色物既賤多而貴少兮世亦安常而駭異豈負
美以有求兮適遭時之我貴客方黜我以文采弔我

於籠樊謂夫飛鳴而飲啄不若雞鶩與鳥為噫不知
物有貴賤殊乎所得天一作工初造我甚難而膏千毛

德羽曾無其一忽然成形可異而珍慧言美質得真
於人籠軒寶翫翔集安馴被衆禽之擾擾兮蓋迹殊
而趣乖既心昏而質陋兮乃自穢而安卑樂以鍾鼓
宜其眩悲蓋貴我之異稟何禁我於羣飛若夫生以
才天養以性違客之所悼我亦悼之我視乎世猶有
甚兮郊犧牢豕龜文象齒蚌蛤之胎犛牛之尾既殘
厥形又奪其生是猶天為非以自營人又不然謂為
最靈淳和質靜本湛而寧不守爾初自為巧智鑿竅

泄和漓淳雜偽衣羔染夏強華其體鞭扑走趨自捐
滅繁天不汝文而自文之天不汝勞而自勞之役
與明反為物使用精既多速老招累侵生盤性豈毛
之罪又聞古初人禽雜處機萌乃心物則遁去深考
則網高考則弋為之職誰而反予是責

述夢賦

夫君去我而何之乎時節逝兮如波昔共處兮堂上
忽獨棄兮山阿嗚呼人羨久生生不可久死其柰何
死不可復惟可以哭病予喉使不得哭兮况欲施乎
其他曠既不得與聲而俱發兮獨飲恨而悲歌歎不

成兮斷絕淚疾下兮滂沱行求兮不可過疑字坐思
兮不知處可見惟夢兮奈寐少而寤多或十寐而一
見兮又若有而若無乍若去而若來忽若親而若疎
杳兮微兮猶勝於不見兮願此夢之湏臾尺蠖憐予
兮為之不動飛蠅閔予兮為之無聲冀駐君兮可久
况予夢之先驚夢一斷兮魂立斷空堂耿耿兮華燈
世之言曰死者漸也今之來兮是也非也又曰覺之
所得者為實夢之所得者為想苟一慰乎予心又
一作較乎真妾綠髮兮思君而白豐肌兮以君而瘠
君之意兮不可忘何憔悴而云惜願日之疾兮願月

之遲夜長於晝兮無有四時雖音容之遠矣於恍惚以求之

荷花賦

步蘭塘以清暑兮颯蘋風以中人擷杜若之春榮兮
攀芙蓉於水濱嘉卉葩之耀質出綠水而含新蔭曲
池之清泚漾波紋之淪淪披紅衣而耀彩寄清流以
一作託根挺無華之淺艷靡競麗乎先春抱生意以
自得兮及薰時之嘉辰若夫夏一作晚蘭衰夢池草
繁慘群芳之已銷獨斯蓮之一作迴出可以嗅清香
以析留可以玩芳華而自逸况其晚浦煙霞水亭風

日投文竿而餌垂冰萍莖而波溢絲紫藕以全折杯
卷荷而半側墜紫萼以歌煙斂紅芳而向夕可憐影
兮相顧列金葩而返植清風過以似起碧露合而乍
失或兩兩以相扶漸亭亭而獨出發燕脂於此土生
異香於西域匪江妃之小腰即廣陵之清一作青骨爾
乃曲沼微陽橫塘細雨逐橋上之歸鞍笑堤邊之
女墮虹梁而窺影倚風臺而欲舞覆翠被以薰香
犀燈而照浦雙心並根干抹泣露湛月白而風清香
池平而樹古送艇子於西州聞棹謳於北渚迎執楫
而待攲逢宓妃而未渡迫而視之靚若星妃臨水而

此字疑是此字

脉脉盈盈遠而望之杳如峽女行雲而朝朝暮暮其
妖麗也其閑麗也香荃撓兮木蘭舟澹容與兮悵夷
蕩東西隨葉隱上下逐波浮已見雙魚能比目應笑
鴛鴦會白頭昔聞妃子貴東鄰池上金花不染塵空
留此日田田葉不見當時步步人

螟蠕賦并序

詩曰螟蠕有子螺贏負之言非其類也及揚子法言
又稱焉嗟夫螟蠕一蟲爾非有心於孝義也能以非
類繼之為子羽毛形性不相異也今夫為人父子生
之養育劬勞非為異類也乃有不能繼其父之業者

儒家之子卒為商世家之子卒為阜隸嗚呼所謂螟
蠕之不若也作螟蠕賦詞曰

爰有桑蟲實曰螟蠕與夫螺贏異類殊形負以為子
祝之以聲其子感之朝夕而成嗟夫人子父母所生
父祝之言子莫之聽父傳之業子莫克承父沒母死
身覆位傾嗚呼為人孰與蟲靈人不如蟲曷以人稱
辭

啄木辭

木皇司春兮物熙以春芽者斯勾兮甲者斯萌物賴
皇兮榮以欣翳有蟲兮甚不仁穴皇木兮群以聚穴

不已兮又加咀皇木病兮窾將深皇心惻兮傷爾竭
彼鴛鳥兮善啄吾利汝啄兮飢汝腹飛以鳴兮啄且
食蟲不盡兮啄莫息山之麓兮水之濱皮堅節瘦兮
龍甲蛇鱗節流膏兮吻流血百不一兮徒飢渴蠹日
滋兮鴛日苦京謁皇兮披雲路雲之深兮不可見記
歸風兮仰訴古初之皇兮甚仁惠憐民愛物使兩遂
穴民處兮鮮民食穴不棟梁兮鮮不薪米其求甚少
兮給之孔易野鬱鬱兮山蒼蒼土有毛髮兮山有衣
裳金不輔治兮器不办鋸木至老朽兮不見苗秧聖
亦機兮五財利贍有足兮生不匱蔽風避濕兮脩容

廟祭室寢兮猶無異為帝何思之不熟兮忽生醜
而與僮丹雘之不已兮又以彫幾斜鉤曲闕兮華照
欄梯高構峻兮目精眩地禿而赭兮山裸而寒材者
傷死兮生者力殫一躬之庇兮一林夷族寓龍水馬
兮重闔陰屋皇民暴嗇兮驅之以扑噫智巧兮誰為
是究紛紛而不止工蠹則大兮蠹蠹則小補小縱大
兮柝何謂皇惜木兮雖甚恩蟲利食兮啄徒勤蠹未
入口兮刃至其根與其啄蠹能盡死不如得啄匠手
校不堪於斧斤

哭文師

暮入門兮迎我笑朝出門兮牽我衣戲我懷兮走而
馳旦不覺夜兮不知四時忽然不見兮一日十思日
難度兮何長夜不寐兮何遑暮入門兮何望朝出門
兮何之恍疑在兮杳難追髡兩毛兮秀雙眉不可見
兮如酒醒睡覺追惟夢醉之時八年幾日兮百歲難
期於汝有頃刻之愛兮使我有終身之悲

頌

會聖宮頌 并序

西京留守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臣歐陽修
謹齋心滌慮頓首再拜言臣伏見國家采漢書

之制作宮于永安以備國寢欲以威陵邑之充奉
祖宗之光靈以耀示于千萬世甚威德也脩永惟在
先王者將有受命之符必先興業造功以警動覺悟
於元元然後有其位而繼體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
丕大以纂修乎舊物故其兢兢勤勤不忘前人是
以根深而葉茂德厚而流光子子孫孫承之無疆伏惟
皇帝陛下以神聖至德傳有大器乾健而正離繼而
明即位以來于茲十年勤邦儉家以修太平日朝東
宮示天下孝親執籩豆三見於郊日星軌道光明清
澗河不怒溢東南而流四夷承命歡和以賓奔走萬

里顧非有干戈告讓之命文移發召之期而犀珠象
牙文馬鼓玉旅于闕庭納于既府如司馬令無一後
先至德之及上格于天下極于地中浹於人而外冒
於四表昆蟲有命之物無不仰戴神威聖功效見如
此太祖創造基始克成厥家當天受命之功太宗征
服綏來遂一海內睿武英文之業真宗禮樂文物以
隆天聲升平告功之典陛下夙夜虔共嗣固鴻業纂
服守成之勤基構累積顯顯昌昌益大而光稱于三
后之意可謂至孝況春秋歲時以禘以祫則有廟祧
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告則有郊廟明堂之位蓋

德之舞見乎羽毛惟足耶家之先祖宗之為有以示
民而垂無窮者罔不宣著陛下承先烈昭孝思所以
奉之以嚴罔不勤備聖人之德謂無以加而猶以為
未也乃復因陵園起宮室以望神游土木之功嚴而
不華地爽而潔宇敞而邃神靈杳冥如來如宅合於
禮經孝子謦咳思親之義思以謂宮且成非天子自
臨享則不能以來三后之靈然郡國不見治道太僕
不先整駕恬然未聞有司之詔豈難於動民而遂其
咎耶特以龜筮所考瀆言而後行耶不然何獨

以龜筮所考瀆言而後行耶不然何獨

留意於屋牆構築而至於薦見孝享未之思耶況是
宮之制夷山為平外取容土銀石伐木發兵百費
旁近郡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興為之功不思
無以識上意是宜不惜屬車之費無諱數日之勞沛
然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諭民以孝思之誠遂見守土
之臣采風俗以問高年亦堯舜之事也古者天子之
出必有采詩之官而道路童兒之言皆得以聞臣是
以不勝惓惓之心謹采西人望幸意作為頌詩以獻
闕下詞曰

巍巍穹崇奠京之東有山而崧濟滄道源匯流而淵

有洛之川川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其阜何名
太祖太宗真宗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
惟陵之氣常王而喜鬱鬱葱葱帝懷穹旻受命我宋
造初于屯帝念先烈用顧余家宣力以勤赫赫巨后
重基累構既豐而茂燕翼貽謀是惟永圖其傳在予
曰祖曰宗有德有功予實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
予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后之宅既宅且安后来游止
弗宮弗室神何以驩廼相川原乃得善地地高惟丘
廼以荆灼廼訊寶龜龜告曰猷帝命家臣而職我事
而往惟寅一毫一絲給以縣官無取於民伐洛之薪

陶洛之土瓦不病竊柯我之斧登我之山木好且堅
家臣之來役夫萬名三年有成宮成翼翼在陵之側
頌后來格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庭有序殿兮耽耽
黼帷檐檐天威可瞻庭兮殖殖鉤盾虎戟容衛以飭
太祖維祖太宗維第真宗維子三聖嶷嶷有以正位
于此而會聖兮在天風馬雲車其來僊僊聖會于此
靈威神馭其宮肅然聖既降矣其誰格之惟孝天子
聖降當享其誰來薦亦孝天子孝既克祗而來胡遲
其下臣脩作頌風之

贊

有宋右諫議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
書令兼尚書令魏國韓公國華真贊

氣剛而毅望之可畏色粹而仁近之可親有韞于中
必見于外庶幾髣髴寫之圖繪惟其盛德不可形容
公德之豐後世之隆誰為公子丞相衛公

章

州名急就章 并序

敘曰古者史掌文書以識天地四方古今事物名言
字訓而教學之法始於童子謂之小學君子重焉急
就章者漢世有之其源蓋出於小學之流昔顏籀為

史游序之詳矣余為學士兼職史官官不坐曹居多
暇日每自娛於文字筆墨之間因感集州名作急就
章一篇以示兒女曹庶幾賢於博塞爾章曰

別州自禹郡於秦廢置經革難具陳皇家垂統天下
定疆理萬方承政令近征遠貢各有宜或昇吏治或
羈縻九域披圖指可知分音比類慎訛疑文差字析
極精微若夫錦居遐裔孤音無比隰集梓泗劍陝涪
幽駢聲相附可知類求則有夔綏隨果賀播滑達越
和河羅連三前叶其四謂何乃有瓜沙嘉巴鳳隴雍
宋歙峽合疊溜資思師化雜華夏蜜吉蔚悉永鄧鼎

類不宜吃訥又如保邵道趙耀鄆信潤晉慎凡五
而一韻柳壽茂實宥湊憲充漢簡萬演海岱解蔡
愛欽潯銀深擲黔蜀濮福睦復陸乃六律而同音七
言惟一由澤號石益德璧八音相望廣象相闕句絳
獎黨宕句開萊台懷句階崖雷梅句澧 冀利句濟
齋費智句鄭鄧定孟句慶應靜勝句庶潭儋南句嵐
鹽甘崑句至於許汝夔處句楚普潞敘古句魏惠桂
貴句遂具瑞嵩會句言過乎九難宣於口於是有岳
鄒毫薄洛句莫涿朔廓拓句眉黎齊池斬句施伊西
夷溪句濠曹饒昭韶句潮遼交洮牢句右叩通龍洪

蓬蒙句邕同戎忠松籠句右連綿澧安延丹端句宣

檀驪蘭潘田巒句湖蘇舒滁廬渝瀘句梧蒲徐廊扶

儒禹句右皆秦邠麟汾句均陳温春句鈞辰文循句

銀雲勤岷句杭揚江黃句常漳康襄句房坊商滄句

洋昌壤長句右皆并青瀛澄成明句衡彭英瓊邪洛

句涇寧昇榮橫藤句汀興營平庭澄句右二聯章斷

句不能遽數真定河源以諱不舉若乃物有疑似同

音異字則有陵靈原袁府撫乾虔濱賓融容渭衛全

象繡秀易翼渠衢歸媯龔恭汴辨涼梁祁岐鄯單宿

蕭維維峯封暨豐沂宜及儀乃一號而三之

亦同相近者劍環恩順鎮霸真雄又音文之兩國

於太平鬱林萬安平琴武安兆陽新定建康二名雖

美遠小不彰若監若軍四十有六保定信安廣信安

肅鎮戎保安岢嵐火山順安寧化實控三邊其餘瑣

瑣皆不足言其後因檢以文句難移不復增入也

外集卷第八

荷花賦此土疑是而脉脉而朝朝一無此

啄木辭五財一作

哭女師兩毛疑毛字

會聖宮頌于茲於茲

二八

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外集卷第九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九

論時論三首附

本論

本論三篇中下篇已載居士集第十七卷此乃公晚年所刪上篇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為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為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為患也凡此其矣然後飾禮



樂興仁義以教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
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
而後已夫三王之為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
官必養於祿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
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
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為之有條理後之
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
認認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輒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
推本末不知先後而於今之務衆矣所當先者五也
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

用莫先乎財繫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
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困
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
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
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
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
為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
所忽也今四海之內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
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是推
至廣之天下無一閒隙之端而南夷敢殺天子之命

吏西夷敢有崛彊之王北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
生齒之數日益衆土地之產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
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者何也以五者之
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方今農之趣耕可謂勞矣
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征賦權易商利之
臣可謂纖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
間則天下公私乏絕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備而
國無數年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
者可使之赴水火今相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
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債彼兵相謂曰官債我而官

之文符亦曰借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
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百萬有司不敢緩
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媿乃稱多量少比
好嫌惡小不如意則羣聚而呼持挺欲擊天子之大
吏無事之時其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夫財用悉出
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以疑兵之敢驕者以用之
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財匱兵驕法制未
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
人者非無人也彼或挾材蘊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
名各藏畜收斂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

惡是以人人變賢為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譏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為之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前曰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弑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邪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為久安之計乎顧其處有不能為者時也當是時也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強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荆潭天下分為十三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有叛將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為國日蹙

威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為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繼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猶恐不為用尚何敢制以殘弊之民人贍無貲之征賦頭會箕歛猶恐不足尚何曰節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若弊廬補其輿則隅壞整其楨則棟傾枝撐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規圓矩方而為制度乎是以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今宋之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為一海內晏然為國不為不久天下不為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有資者其為易也方今承三

聖之基業據萬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內輸惟上之所取不可謂之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穀五石之弩彎二石之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之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千員官三班吏部常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者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之賢民不見兵革於幾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內修法度興德化惟上之所為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禮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

譽可如漢武帝唐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興堯舜之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嘆也是所謂居得致之位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誰憚而久不為乎

正統論七首

此七論公後刪為三篇已載居士集第十六卷今所載蓋初本也

原正統論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

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為閔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為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為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不公非其不公蓋其是非之難也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一百一十二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

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既是以論者於此而難也夫抵其可疑之際有四其不同之說有二此論者之所病也何謂可疑之際周秦之際也漢魏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朱梁後唐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一也王莽得漢而天下一莽不自終其身而漢復興論者曰偽且也魏得漢而天下三分論者曰正統其可疑二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周隋承元魏則無始其可疑三也梁之取唐無異魏晉而梁為偽劉備漢之後裔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別稱蜀不得正統可也後唐非

李氏未嘗一天下而正統得之其可疑四也何謂不
同之說三有味者之論有自私之論有因人之論正
統之說肇於誰手始於春秋之作也當東周之遷王
室微弱吳徐並僭天下三王而天子號令不能加於
諸侯其詩下同於列國天下之人莫知正統仲尼以
為周平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
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統之所在故書王以加
正月而繩諸侯王人雖微必加於上諸侯雖大不與
專封以天加王而別吳楚刺譏褒貶一以周法凡其
用意無不在於尊周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旨遂曰黜

周而王魯或曰起魯隱之不正或曰起讓國之賢君
泥其說於私魯殊不知聖人之意在於尊周以周之
正而統諸侯也至秦之帝既非至公大義因恃棄先
王之道而自為五勝之說漢興諸儒既不明春秋正
統之旨又習秦世不經之說乃欲尊漢而黜秦無所
據依遂為三統五運之論詆秦為閔而黜之夫漢所
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義而起也而說者直曰以火
德當天統而已甚者至引蛇龍之妖以為左驗至於
王莽魏晉直用五行相勝而已故曰昧者之論也自
西晉之滅而南為東晉宋齊梁陳北為後魏後周隋

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
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授則正其統曰唐
授之隋隋授之後周後周授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
則為南史者詆北曰虜為北史者詆南曰夷故曰自
私之論也夫梁之取唐無異魏晉之取也魏晉得為
正則梁亦正矣而獨曰偽何哉以有後唐故也彼後
唐者初與梁為世仇及唐之滅欲借唐為名託大義
以窺天下則不得不指梁為偽而為唐討賊也而晉
漢承之遂因而不改故曰因人之論也以不同之論
於可疑之際是以是非相攻而罕得其當也易曰天

下之動正夫一夫帝王之統不容有二而論者如此
無措紳先生未嘗有是正之者豈其興廢之際治亂
之本難言歟自春秋之後述者多焉其通古今明統
類者希矣司馬子長列序帝王而項羽亦為本紀此
豈可法邪文中子作元經欲斷南北之疑也絕宋於
元徽五年進魏於大和元年是絕宋不得其終進魏
不得其始夫以子長之博通王氏之好學而有不至
之論是果難言歟若夫推天下之至公據天下之大
義究其興廢迹其本末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
是而正統明矣

明正統論

凡為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接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三代秦漢晉唐天下雖不一而居得其正猶曰天下當正於吾而一斯謂之正統可矣東周魏五代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其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如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東晉後魏有功者強有德者王威一作威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

以大并小以強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強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兼考其遞興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與乎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不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夫所謂正統者萬世大公之器也有得之者有不得之者而論者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故曰曲而不通也或曰可絕則王者之史何以繫其年乎曰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者由史之過也夫居今而知古書今世信乎後世者史也天下有統則為有統書之天下

梁又并陳然後天下合為一而復得其統故自隋開
皇九年復正其統曰隋唐梁後唐晉漢周夫秦自漢
而下皆以為閏也今乃進而正之作秦論魏與吳蜀
為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為三志今乃黜二
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東晉後魏議者各以為正也
今皆黜之作東晉論後魏論朱梁四代之所黜也今
進而正之作梁論此所謂辨其可疑之略則不同之
論息而正統明者也

秦論

謂秦為閏者誰乎是不原本末論也此漢儒之私

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秦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
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非聖人之言曰昧
者之論詳之矣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
之本末也昔者堯舜夏商周秦皆出於黃帝之苗裔
其子孫相代而王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
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
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
衰而桀為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
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平以放桀而滅夏及商世
衰而紂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

誅之其詩所謂昆崇共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
推秦之興其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
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
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為周養馬有功秦
仲始為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
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
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
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
夷圖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
至于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

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統
在爾奈昭襄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
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非天下此本末之迹也其
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
以力勝王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
蓋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為皆非古而自是以下歷
以元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之暴虐
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

魏論

新與魏皆取漢者新輒敗亡魏遂傳數世之統

幸東漢無賢子孫而魏為不計之讎今方以晉為
魏疑者以謂與姦而進惡此不可以不論也晉三
之興也皆以功德或積數世而後王其亡也亦積
亦積數世而至於大壞不可復也然後自起而代
之者其興也皆以至公大義為心然成湯尚自桀
伯夷叔齊至取食周粟而餓死況其後世乎自秦以
來興者以力故直較其迹之逆順功之成敗而已彼
漢之德自安和而始長至桓靈而大壞其衰亂之迹
較之數世無異三代之亡也故象傑並起而卒而
者得之與直較其迹爾故魏史與漢無異漢之取秦
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統者漢也得漢者魏也得魏
者晉也晉嘗統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則魏進而
正之不疑

東晉論

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
周而明正統之所在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
何哉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爾周之始興其
也遠當其盛也瓜分一作規天下為大小之國衆遠
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為萬世
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

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故雖天下無君而正統猶在不得而改況平字有平王之遷國地雖感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西月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計之通為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為晉與夫平一作周之為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爾自惠帝之亂晉政已亡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

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未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為漢已若因而遂竊萬世大公之名其可得乎春秋之法若弑而賊不討則以為無臣子也修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責況欲以失國共立之君干天下之統哉夫道德不足語矣直推其亦之如何爾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

與崇未嘗為正統則東晉可知焉爾

後魏論

魏之興也自成帝毛至三聖武凡十二世而正統紀於文字又十一世至于昭成而建國改元畧具君臣之法幸遭衰亂之極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又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脩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為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而不疑焉者實諸聖人而可也今為魏說者不

遺曰功多而國強爾此聖人有所不與也何以知之以春秋而知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強於諸侯聖人於書齊晉實與而文不與之以為功雖可衰而道不可以與也至書楚與吳或屢進之然不得過乎子爵則功與強聖人有所不取也或者以謂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之興也與秦之興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將生以氐成仲以羌赫

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其力不足者弱
有餘者強其最强者苻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
為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
亂其後一作強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為魏矣幸
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
就使魏興世遠不可猶格之夷狄則不過為東晉比
也是皆有志乎天下而功不就者前所謂不幸兩立
而不能相并者故皆不得而進之者不得已也

梁論

梁為偽者其說有三一曰後唐之為唐猶後漢之

為漢梁蓋新比也一曰梁雖改元即位而唐之正朔
在李氏而不絕是梁於唐未能絕而李氏復興一曰
因後唐而不改因後唐者是謂因人之論固已辨矣
其二者宜有說也夫後唐之自為唐也緣其賜姓而
已唐之時賜姓李者多矣或同臣子之異心或懷四
夷而縻之忠臣茂正思忠克用是也當唐之衰克用
與梁並起而爭之梁以強而先得克用耻爭之不勝
難忍臣敵一作之慚不得不借唐以自託也後之議
者胡謂而從之哉其所以得為正統者以其得梁而
然也使梁且不滅同光之號不過於河南則其為唐

與昇環等耳夫正朔者何王者所以加天下而同之於一之號也昔周之東其政雖弱而周猶在也故仲尼以王加正而繩諸侯者幸周在也當唐之亡天祐虛名與唐俱絕尚安所寓於天下哉使幸而有忠唐之臣不忍去唐而自守雖不中於事理或可善其誠心若李氏者果忠唐而不忍弃乎沉於唐亡託虛名者不獨李氏也王建稱之於蜀揚行密稱之於吳李茂正亦稱之於岐大抵不為梁屈者皆自託於虛名之初梁祖奪昭宗正統遂劫而東改天復四年為天

正統四年為天

也遂不奉之但稱天復至八年自以為非復稱天此尤可笑者安得曰正朔在李氏乎夫論者何為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終始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興者也其德不足以道矣推其迹而論之庶幾不為無據云

正統辨上

正統曰統天下而得其正故繫正焉統而不得其正者猶弗統乎爾繼周而後帝王自高其功德自代統

原弊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為國者未嘗政忽而今之為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天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斂而已用之為急不知務農為先者是未原為政之本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下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

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有餘一年之備今乃不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籩糠麩而食秕稗或採椽實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覈椽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為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為國公卿士庶之祿廩兵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

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今固盡有嚮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為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勤農又為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為節一作又直不量夫力之所任也何謂衆弊有誘民之弊有兼弁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圖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

以去浮圖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之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今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恠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入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戰鬪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一有兩字輒敗此其効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鬪戰惟耗農民為之可也柰何有為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

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為
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為廂兵一作
軍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
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為兵
則恐為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為盜而不知其終身驕
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
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
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
去為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
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其耗之一端

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井田既壞而蕪莽
乃興今大率一户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
用主牛而出已力者用已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
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畬
田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
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
乏時嘗舉責債一作於主人而後償責一作之息不兩倍
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
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
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四字無夏

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一作也故曰有蕪井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者為大役少者為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二弊是其天端又有奇衰之民去為浮巧之工與夫蕪井商

貧之人為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歛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為眾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一作富且與貴者化麤糲為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為兵者養父母妻子而一作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為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為節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家宰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

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入中之粟有和買之縮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權有征制而不足則有司屢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為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救之術

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一作是一歲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年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於今為計者莫若就民而為之制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輒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兵儲疑

惟王建官各司其局雖有細大俾專董其權責其成
功斯古制也被堅執銳乃裨校之事若屯田積穀在
委辦吏爾而漢未有田禾將軍屯田北邊魏興建典
農中郎將唐建營田使副判官雖晉魏南北職未嘗
闕國家弭獫戎之患包漢唐之境然而塞垣儲峙罔
遵古憲俾仰給他州饋餉一作此外固無築室反耕
與農營田之利儻遇凶荒未免艱食雖有轉運未免
營田何嘗建明利害稍致倉廩羨餘但守空名曾無
實勤當今之議要在乎河北河東陝西戍兵之地各
時置營田使副判官仍在不兼職若遇水潦行流之

處廣植杭稻雖荒隙原田亦當墾闢播以五穀今
北保塞河東并汾關中涇陽悉有水地基址在在
中西門豹溉田之迹未見興起得非後人終不復
而無昔賢識邪不然何歷朝而下涇陂如是或曰亦
嘗有人建議良以溉導之時瀕水之地恐害及民田
由是而止斯乃腐儒之見爾非經遠之士也夫利害
相隨古猶未免若利害相半憚於改作猶可苟利七
害三當須擇地而行豈可以小害而妨大利哉夫如
是鄴中溉田之法若行關隄水衝民田祇百二七
闕而能溉灌千萬頃瘠上所收獲利益大豈止七

而害三亦嘗訪於彼州人士僉曰溉田之迹湮廢
久土斷力田者不諳其事殊不知官中他日就功但
於涇陽鄭白渠和雇水工及彼中負罪百姓悉可分
配此地俾之開導民既見之必倣倣矣又豈成功之
難然後特置營田使副判官專董其役西北二邊不
間水陸並放此分職何假飛芻輓粟率鍾致石坐困
民力以供軍實哉

塞垣

先王肇分九州制定五服必內諸侯而外夷狄姑務
息民弗勤遠略其來也調戍兵以禦之其去也備戰

其以守之備利隄防申嚴斥堠或來獻貢得以
蓋聖人制禦戎之常道嚴尤所謂得其中策古今大
業在乎謹邊防守要害而已古之制塞垣也與今尤
異漢唐之世東自遼海碣石榆關漁陽盧龍飛狐瀛
門雲中馬邑定襄西抵五原朔方諸郡每歲匈奴高
秋膠折塞上草衰控弦南牧陵犯漢境於是守邊之
臣防秋之士據險而出奇兵持重而待外寇近世晉
高祖建義并門得戎王為援既已乃以幽薊山後諸
郡為邪律之壽故今劃塞垣也自滄海乾寧雄霸順
安廣信由中山拒并代自茲關東無復關險故契丹

奄有幽陵遂絕古一作北之隘往來全師入寇徑度
常山陵獵全魏澶淵之役以至飲馬於何釜民不聊
生矣非壯一作虜雄盛如此失於險固然也今既無
山阜設險所可恃者惟夾峙壘道引河流固其復水
為險濟之勢就其要害屯以銳兵茲亦護塞垣之一
策也今廣信之西有鮑河中山之北有唐河盡可開
濬水勢修利陂塘或導自長河之下金山之北派于
流稽安肅達于保塞或包舉蒲陰入于陽城然後積
水瀾漫橫絕紫塞亦可謂險矣蒲陰陽城度其地勢
今塞上之要衝先是胡馬將入寇于茲城駐牙帳數
日伺黃口之輕重或我禦扞乃長驅南下我御既
出即其人為全師歸重之地此所謂藉城險而資寇
兵非中國之利今若修復難堞完聚兵穀與諸城柵
刁斗相聞鮑唐二水交流其下虜騎縱至無從投足
之地又焉有擾擾之患卒之議者方南北修好恐是
庭生事然而戎狄之心鮮為難信會我珍幣膏養銳
兵伺吾人之顛顛乘邊境之間隙出乎不意因肆指
鞭茲乃不圖豫備疆場而偷取安逸弟弟相付貽後
世深患復如何哉

代曾參荅弟子書

歸錄

參白諸足下聞言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其
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
其然乎否耶吾試為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爲諸
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
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斂也斂之者夫
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
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續明之禹湯
文武該洽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續明之該
洽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
斯衰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

入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聖明
下救淪壞垂之百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
周公百堯舜復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
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斂而夫子斂之也
吾以謂夫子之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
不可尚已吾與諸足下奚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
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
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
代日月之明雖積累萬數吾未見其可況一焉而已
乎諸足下柰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

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升夫子之席而吾與諸足下趨
進於左右斂衣而立負牆而請當是時有子能勿愧
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
所辨而不能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鏗然而叩寂然
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慚也昔
者吾友子淵寔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
使子淵尚在而設之於夫子之席吾猶恐天下之不
吾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
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羣弟子服其爲
人孰與子淵達夫子之道而隣夫子之性孰與子淵

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
席竊師之位不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
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虎爲先奚先於
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耶復欲睹夫子之容乎復欲
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睹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木
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僭其稱而悖其位如
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也且吾聞之師其
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
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天
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

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務而假設以為尚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設而為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完口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如其有知則子淵子路輩將頓目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實

參白

江鈿文海多以它人文為公所作其章章者鈞將學記曾鞏文也緜本亦誤收察言論唐庚文也甚至元豐以後暨徽宗朝所下制詔亦有託公名者自當刪去惟京本英辭類彙似少偽妄而代曾參答弟子書不知何人之文與此卷兵儲塞垣兩論皆可疑削之恐無以解後來之感姑留而著其說

外集卷第九

本論以教道一作導而於一作已立法以制之一作財今四

海有三字上一字敢驕又驕

原正統論正統之論一作論其不其一字其詩下

同於列國一作自仲尼以為至以加正月

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始去國推尊周室明正統之所

君遂起元而明法故書王以隱公失正月之魯隱此下

左驗一作驗唐授之隋授下同至其有於字下

明正統論其上一作正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

可矣一作矣相兼一作相將安與乎魏後魏是也六有東可

謂之正統乎此五代是也六有魏篡位篡在正統萬世

大公之器也正統字下得之者少也一字無正統之說

重也至乎不得已則推其迹而進之其為名甚尊復

秦論其德功一德夫始皇至廢秦也然自漢而下

正統者多矣其德不能改秦也故自天子百官之稱不

作若以郡縣而附之何害於正統也夫始皇之不德不

秦也三代之相傳而王也廢秦也禮樂則始皇而未

儒生學士後世以漢興學者尤醜詆之獨此豈然大公之特

德非甚醜秦也起於亡徒而至皇帝非有三代大公之特論

罪多孔子然後遂或其說而雷同者也儒之昔周人道之

私說乎然後遂或其說而雷同者也儒之昔周人道之

後魏論迭強於諸侯此下有所不取也此下

萬物也人以聰明而為貴人之分四夷也中國以貴

禮義而為貴故以其貴者治賤者為順以賤者貴

夫進夷狄於中國幸矣遂以誠夷狄而慕中國則進之

梁論胡謂而從之五字一作胡以從之

慶曆四年京師刊宋文粹十五卷皆一時名公之

古文正統論七篇在焉蓋公初本也外集此卷則

公所自改者至居士集十七卷方為定本今並存

之使學者有考焉

原弊贍無節今坐華屋請試言之作

試言兵高化軍疑惟私惟有支移之賦賦

塞垣斥堠牙帳汗帳我師禦扞藉城

險作城賊

外集卷第十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

經旨

石鷁論

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而削則削此春秋之所作也援他說攻異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傳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質諸人情推至隱以探萬事之元垂將來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於春秋矣故杜預以謂經者不刊之書范甯亦云義以必當為一然至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蓋石鷁之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

石隕于宋星也六鷁退飛風也公羊文曰聞其隕然
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鷁
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鷁穀梁之意又
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鷁猶盡其辭而沈於
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鑒其意噫豈聖人之旨
不一邪將後之學者偏見邪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
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聞
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為星者莊公七年
星隕如雨若以所隕者是星則當星隕而為石何得
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雪為異必書若以

小風而鷁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鷁
鳥皆退豈獨退鷁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力亦未聞
退飛鳥也若風能退鷁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獨經
不書曰大風退鷁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鷁而次
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間去僖公五世矣當石隕鷁
飛之際是宋人次於舊史則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
仲尼隔數世修經又焉及親數石而視鷁乎穀梁以
謂石後言五鷁先言六者石鷁微物聖人尚不差先
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褒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
麟不書幾麟鷁鶴來巢不書幾鷁鶴豈獨謹記於石

鷓而忽於麟鸚鵡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
聖人紀災異著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於謹數乎必
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噫三者
之說一無是矣而周内史叔興又以謂陰陽之事非
吉凶所生且天裂陽地動陰有陰陵陽則日蝕陽勝
陰則歲旱陰陽之變出為災祥國之興亡由是而作
既曰陰陽之事孰謂非吉凶所生哉其不亦又甚乎

辨左氏

左丘明作春秋外傳以記諸國之語其記柯陵之會
曰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而步高且告魯成公以晉

必有禍亂成公問之曰天道乎人事也單子曰吾非
嘗暇焉知天道吾見晉侯之容矣又曰觀其容知其
心後卒如單子之言甚矣丘明之好奇而欲不信其
書以傳後世也若單子之言然則夫單子者未得為
篤論君子也幸其言與事會而已不然丘明從後書
之就其言以合其事者乎何以論之觀其容雖聖人
不能知人之心知其必禍福也夫禮之為物也聖人
之所以飾人之情而閑其邪僻之具也其文為制度
昏因民以為節而為之大防而已人目好五色為制
文物采章以昭之耳樂和聲為制金石絲竹以道之

禮安尊嚴為制冕弁衣裳以服之又懼其佚而過制也因為之節其登車也有和鑾之節其行步也有佩玉之節其環拜也有鍾鼓之節其升降周旋莫不有節是故有其服必有其容故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外閑其邪而使非僻之心不入而已衣冠之不正瞻視之不尊升降周旋之不節不遇不中禮而已天之禍福於人也豈由是哉人之心又能以是而知之乎夫喜怒哀樂之動乎中必見乎外惟是而言猶近之單子則不然乃以絕義棄德因

禍故是皆可以必此故所謂非篤論君子而其言率與事會者也書曰象恭滔天又曰巧言令色孔壬夫容之與心其異如此故曰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其心堯舜之無後顏回之短命雖聖人不可必夫君子之修身也內正其心外正其容而已若曰因容以知心遂又知其禍敗則其可乎

三年無改問

或問傳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信乎曰是有孝子之志焉蹈道則未也凡子之事其親莫不盡其心焉爾君子之心正正則公盡正心而事其親大

舜之孝是也蓋嘗不告而娶矣豈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惟至公不敢私其所私私則不正以不正之心事其親者孝乎非孝也故事親有三年無改者有終身而不可改者有不俟三年而改者不敢私其所私也衰麻之服祭祀之禮哭泣之節哀思之心所謂三年而無改也世其世奉其遺體守其宗廟遵其教詔雖終身不可改也國家之利社稷之大計有不俟三年而改者矣禹承堯舜之業啓嗣之無改焉可也武王繼文之業成王嗣之無改焉可也使舜行瞽之不善禹行鯀之惡曰俟三年而後改可乎不可也凡為

人子者幸而伯禹武王為其父無改也雖過三年之改之乎不幸而瞽鯀為其父者雖生焉猶將正之可以遂而不改乎文王生而事紂其死也武王不待畢喪而伐之敢曰不孝也至公之道也魯隱讓桓欲成父志身終以弑春秋以之可曰孝乎私其私者也故曰凡子之事其親者盡其心焉爾心貴正正則不敢私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曰然則言者非乎曰夫子死門弟子記其言門弟子死而書寫出乎人家之壁中者果盡夫子之云可哉

易或問

或問曰王弼所用卦象象其說善乎曰善矣而未
盡也夫卦者時也時有治亂卦有善惡然以象象而
求卦義則雖惡卦聖人君子無不可為之時至其爻
辭則艱厲悔吝凶咎皆善卦亦嘗不免是一卦之體
而異用也卦象辭之中易而明爻辭嘗恠而隱是一
卦之言而異體也知此然後知易矣夫卦者時也爻
者各居其一位者也聖人君子道大而智周故時無
不可為凡卦及象象辭皆一卦之義為中人以上而
設也爻之為位有得六而居之者逆順六位君子小
人之雜居也君子之六位小人得位皆凶也居其

位而順其理者言逆其理者亦凶也六爻所以言得
失逆順而告人以吉凶也爻辭無以疑中人以下而
設也是以論卦多言吉考爻多凶者由此也卦象象
辭大義也大義簡而要故其辭易而明爻辭占辭也
占有剛柔進退之理逆順失得吉凶之象而變動之
不可常者也必究人物之狀以為言所以告人之詳
也是故窮極萬物以取象至于臀腓鼠豕皆不遺其
及于恠者窮物而取象者也其多隱者究物之深情
也所以盡萬物之理而為之萬事之占也或曰易曰
君子順天休命又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其繫辭曰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易之為說一本於天乎其
無於人事乎曰止於人事而已矣天不與也在諸否
泰然則天地鬼神之理可以無乎曰有而不異也在
諸謙知此然後知易矣泰之彖曰君子道長小人道
消否之彖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夫君子進小人不
得不退小人進君子不得不退其勢然也君子盛而
小人衰天下治於泰矣小人盛而君子衰天下治於
否矣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間爾天何與焉問者曰
君子小人所以進退者其不本於天乎曰不也上下
交而其志同故君子進以道上下不交而其志不

小人進以巧此人事也天何與焉又曰泰之彖下
云乎天地交而萬物通否之彖不云乎天地不交而
萬物不通乎曰所以云者言天地也其曰上下之交
不交者言人事也嗚呼聖人之於易也其意深其言
謹謙之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
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聖人之於事知之
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以言出而萬世信也夫日中
則昃之月缺則盈之天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虧盈於
物者矣物之盛者變而衰落之下者順而流行之地
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貪滿者多損謙

卑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其心吾見其禍福之被人者
矣若人則可知其情者也故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
而見其迹之在物者則据其迹曰虧盈曰變流曰害
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故曰其意深
而言謹也然會而通之天地神人無以異也使其不
與於人乎修吾人事而已使其有與於人乎與人之
情無以異也亦脩吾人事而已夫專人事則天地鬼
神之道廢參焉則人事感使人事脩則不廢天地鬼
神之道者謙之彖詳矣治亂在人而天不與者否泰
之彖詳矣推是而之焉易之道盡矣或問曰今之所

講繫辭者果非聖人之書乎曰是講師之傳謂之大
傳其源蓋出於孔子而相傳於易師也其來也遠其
傳也多其間轉失而增加者不足恠也故有聖人之
言焉有非聖人之言焉其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文王與紂之事歟殷之末世
周之盛德歟若此者聖人之言也由之可以見易者
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幽贊神明而生著兩儀生四
象若此者非聖人之言凡學之不通者惑此者也知
此然後知易矣

詩解統序

蜀中詩本義有此九篇
他本無之故附於此

五經之書世人號爲難通者易與春秋夫豈然乎經皆聖人之言固無難易繫人之所得有深淺今考于詩其難亦不讓二經然世人反不難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則人人皆明而經無不通矣大抵謂詩爲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書也曰淫繁之辭也曰猥細之記也若然孔子爲泛儒矣非唯今人易而不習之考于先儒亦無幾人是果不足通歟唐韓文公最爲知道之篤者然亦不過議其序之是否豈足明聖人本意乎易書禮樂春秋道所存也詩關此五者而明聖人之用焉習其道不知其用之與奪

猶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圓是果於其成乎故二南牽於聖賢國風惑於先後幽居變風之末惑者溺於私見而謂之兼上下二雅混於小大而不明三頌昧於商魯而無辨此一經大槩之體皆所未正者先儒既無所取捨後人因不得其詳由是難易之說興焉毛鄭二學其說熾辭辯固已廣博然不合于經者亦不爲少或失於踈略或失於謬妄蓋詩載關雎上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間君臣得失風一作土俗善惡之事闢廣邃邈有不失者鮮矣是亦可疑也予欲志鄭學之妄益毛氏踈略而不至者合之於

故先明其統要十篇庶不為之蕪泥云爾

二南為正風解

天子諸侯當大治之世不得有風風之生天下無王矣故曰諸侯無正風然則周召可為正乎曰可與不可非聖人不能斷其疑當文王與紂之時可疑也二南之詩正變之間可疑也可疑之際天下雖惡紂而主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爾亦曰服事於紂焉則二南之詩作於事紂之時號令征伐不止於受命之後爾豈所謂周室衰而關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推而別之二十五篇之詩在商不得為正在周不得

為變焉上無明天子號令由已出其可謂之正乎二南起王業文王正天下其可謂之變乎此不得不疑而輕其與奪也學詩者多推於周而不辨於商故正變不分焉以治亂本之二南之詩一有在商為變而在周為正乎或曰未諭曰推治亂而迹之當不誣矣

周召分聖賢解

聖人之治無異也一也統天下而言之有異焉者非聖人之治然矣由其民之所得有淺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豈異乎然孔子以周召為別者蓋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淺深爾文王之心則

一也無異也而說者以為由周召聖賢之異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周公能行聖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淺故因召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召公能行聖人之化乎殆不然矣或曰不繫於雅頌何也曰謂其本諸侯之詩也又曰不統於變風何也曰謂其周迹之始也列雅頌則終始之道混矣雜於變風則文王之迹殆矣雅頌焉不可混周迹之始其將略而不具乎聖人所以慮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聖賢之異而別其稱號爾蓋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也

之感者厚故其詩切感之薄者亦猶其深故其心之淺者故其詩略是以有異焉非聖人私於天下而淺深厚薄殊矣二南之作當紂之中世而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謂受命之前則太姒不得有后妃之號夫后妃之號非詩人之言是禮序之云爾考於其詩或於其序是以異同之論爭起而聖人之意不明矣

王國風解

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則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其盛

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復支矣故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錄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於風絕於文侯之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於周平之年謂正朔不足加也降於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興也教令不行天下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備出矣雅頌不興王者之迹息矣詩書貶其失春秋憫其微無異焉爾然則詩處於衛後而不次於二南惡其近於正而不明也其體不加周姓而存王號極其混於諸侯而無王也近正則貶之不著矣無王則絕之太遽矣不著云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詩也次於二

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異二南之詩爾若然豈降之乎太遽云者春秋之法書王以加正月言王人雖微必尊於上周室雖弱不絕其王苟絕而不與豈尊周乎故曰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別正變也桓王而後雖欲其正風不可得也詩不降於厲幽之年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爾春秋之作傷典誥之絕也黍離之降憫雅頌之不復也幽平而後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不自一作諸侯而雅頌未可知矣柰何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乎

十五國次解

國風之號起周終豳皆有所次聖人豈徒云哉而明詩者多泥於疏說而不通或者又以爲聖人之意不在於先後之次是皆不足爲訓法者大抵國風之次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爲比則賢善者著而醜惡者明矣或曰何如其謂之比乎曰周召以淺深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陳秦以祖裔比也鄆曹以美惡比也豳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淺深云者固得之深故先於召世爵云者衛爲紂都而紂不能有之周幽東遷無異是也加衛於先明幽紂之惡同而不得近於正焉姓族云者周

其同姓而異姓者爲後鄭先於齊其理然也地云者魏本舜地唐爲堯封以舜先堯明晉之亂非魏禰儉之等也祖裔云者陳不能與舜而襄公能大於秦子孫之功陳不如矣一有穆姜卜而遇艮之隨聖字乃引文言之辭以爲卦說夫穆姜始筮時去孔子之生尚十四年爾是文言先於孔子而有乎不然左氏不爲誕妄也推此以迹其怪則季札觀樂之次明白可驗而不足爲疑矣夫黍離已下皆平王東遷莊王失信之詩是以列於國風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子至其無道則周之樂工敢以周王之詩降同於侯

呼是皆不近人情不可爲法者昔孔子大聖人春秋也既微其辭然猶不公傳於人第口受而一樂工而敢明白彰顯其君之惡哉此又可證分定爲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庶不爲無據云

定風雅頌解

詩之息久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詩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衆不得而違也會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矣不違焉風一矣不

欺焉頌明矣然則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秦漢而後何其滅然也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我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幾於聖人之心矣或問成王周公之際風有變乎曰豳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則變而不能復乎豳之去雅一息焉蓋周公之心也故能終之以正

魯頌解

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何頌乎頌惟一章而魯頌章句不等頌無頌字之號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乎強也頌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訪於衆人衆人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於天下天下之人亦曰可然後作之無疑矣僖公之政國人猶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貶尚不能逃未知其頌何從而興乎頌之美者不過文武文武之頌非當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僖公之德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先儒謂名生

於不足宜矣然聖人所以列爲頌者其說有二貶魯之強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於天子其非強乎特取於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之善不過復土字修宮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敢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於僖公之善者聖人忍絕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勸爾而鄭氏謂之備三頌何哉大抵不列於風而與其爲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強是矣豈鄭氏之云乎

商頌解

古詩三百始終於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廣

錄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紂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曷謂予紂之不憾曰憫廢矣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於宋以為商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為後焉或曰商頌之存豈異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三字一作知之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德微毒紂之惡有不得其著矣向所謂存一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妄云

哉

十月之交解

小雅無厲王之詩著其惡之甚也而鄭氏自十月之交已下分其篇以為當刺厲王又妄指毛公為詬訕時移其篇第因引前後之詩以為據其說有三一曰節刺師尹不平此不當譏皇父擅恣予謂非大亂之世者必不容二人之專不然李斯趙高不同生於秦也其二曰正月惡褒姒滅周此不當疾艷妻之說出於鄭氏非史傳所聞况褒姒之惡天下萬世皆同疾而共醜者二篇譏之殆豈過哉其三曰幽王時司徒

定風雅頌解

滅然

子

十月之交解

亂說歸

向疑

子
卷
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外集卷第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一

碑銘

衛尉卿祁公神道碑銘

惟太原祁氏其先出於黃帝之子二十五人一食於
祁遂爲氏太原晉公盛於春秋之際祁氏亦盛於晉
其後世遠而衰子孫散亡一作散之他國有居譙者即
爲譙人後幾世生公諱某公由魯祖考有以來畜德
蘊明世不大顯公生幾歲始有賢子革革咸平三年
以鄉貢進士中及一作第始以祿榮其親後幾歲公卒
卒之歲實景祐四年正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一

革既棄官服喪于家日月作二訖如禮起復就仕
仕又某年始為尚書郎然後又以爵榮之一命贈大
理評事累升衛尉卿夫人楚氏某人女其賢為公之
配後公以卒天聖八年始以公夫人之喪合葬譙縣
湯陰鄉將葬乃考其世德刻石藏墓中又圖刻於墓
隧之外以暴露顯揚孝子之心也初公間居常命革
曰祁氏世有仕族一作名聲可稱聞者比比出於時
自國家建隆以來天子每歲一作歲下書四方舉賢能
之士以官之而四方之人摩肩爭出獨祁氏無一人
之適至譙刺史廷下稱應書者豈吾門遂廢手抑大

廢而後興也或後遂興與由汝也於是盡出其家之
有益市群書日釀酒為具以待四方之賓使與之遊
每鄉里大儒先生講說授學校一作子即隨酒具以
往勤勤盡其歡歲時未嘗懈怠一有顧資產之有
無者惟奉其家祭祀及以禮士君子爾由是浸漸以
成人及享子祿不數歲乃終人謂力勞而報約何也
既而享名爵登九卿然後鄉里榮之夫享子養人之
常歿而榮不朽顧天之報予孰云無厚薄哉惟公以
純篤敦實履其身行其家以大其門教其子卒成其
志志成矣而身歿身歿而名益榮矣今又得顯書其

行揭之金石以彰爲善之効而以其餘勸於後人得
爲賢也噫今有人一作負材與能昂立人上與時爭
高下不肯分寸屈其心而卒困厄顛踣怏怏不得志
欲一縣佐不可得以至窮且老歿無聞者幸而得志
處富貴極崇高即死而身名俱滅子孫至爲僕隸轉
死溝壑者亦不可數用彼較此得失孰多乎豈負材
與畜德所享固不同耶碑具使來乞辭辭具又爲之
詩以貽譙里之童子使歌之以永公之無窮也
衣車赫赫馳者誰生世不聞死莫知鄉居里門乃褐
衣歿榮之存令名垂人有不信考斯碑鄉之有碑由

子爲後之父者宜所思

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府君杭州錢塘人其譜曰漢太尉震之後世出弘農
其後微遠不能譜錄府君之九代祖隱朝始復得次
序曰隱朝生燕客燕客生堪而猶爲弘農人堪生承
休是謂皇高祖唐天祐元年爲刑部員外郎副給事
中鄭祁使吳越冊錢鏐爲王揚行密亂江淮道阻不
克歸遂留杭州始分弘農之籍籍錢塘初承休之行
也挈其子巖以俱巖仕吳越國位至丞相是謂皇曾
祖生尚書職方員外郎諱郾是謂皇祖生贈禮部尚

書諱蟻是謂皇考府君幼失其父有志節不群諸兒
母元夫人獨愛之夫人之喪尚書也內外之姻未嘗
有見其笑者府君生十歲作雪賦一篇始為之笑及
長尤好學日必誦書數萬言或晝夜不息臨食至失
匕筋已而病其目元夫人奪箴其書府君盜之亡鄰
家以讀大宋受命太宗皇帝即位之三年吳越忠懿
王朝京師以其地納籍有司吳越國除隨其皇祖以
旗行寓宋州三舉進士端拱二年中乙科歷蔡州新
昌縣令遷著作佐郎知德州為政有治迹詔書褒之
咸平三年交趾獻馴犀府君以秘書丞監在京商稅

院因奏辱賊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遷太常博士職
一時文士爭相傳誦不及明年又上書自薦獻所為
文二十餘萬言乃直集賢院知表筠二州提點開封
府界諸縣入為三司鹽鐵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刑
獄為宰相王文穆公不悅以事罷之卒坐考試國子
監生貶監陳州推酒逾年得知常州復入三司判磨
勘司丁元夫人憂服除判戶部勾院比自薦及是二
十七年矣然少孤能自立力勤苦為文章履其身以
儉約不妄自為進取其官業行己之方一皆自信於
聖人之道不肯少顧時之人所為而時之人亦以有

德君子名之故其直集賢院者二十七年不遷官由
太常博士纔至刑部郎中有出其後者往往至榮顯
或有笑其違世自守以質朴諷使少改其爲者府君
數曰吾不學乎世學乎聖人由是以此吾之所有
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于天子矣今欲孰附以進
邪其信道深篤不可屈曲如此天聖四年以久次遷
集賢修撰出知應天府同糾察在京刑獄轉兵部郎
中六年年六十五老矣始召以知制誥府君與穎川
陳從易皆以好古有文行知名然二人者皆久不用
遂以老旣而一日並用之是時學者相習務論

文章在位稍以爲患皆以謂天子用耆老將有
矣而又下詔書勅學者禁浮華使近古道然後以
用二人皆不無意矣而皆恨其晚也居二歲拜右諫
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出知亳州於州封號略縣男食
邑三百戶明道二年四月十日以疾卒於州之正寢
年六十有九其病將卒猶不廢學有文三十卷曰隱
集又五卷曰西垣集嗚呼畜其學以老不克用獨
見於文章然其文卒待一施於朝廷遂位榮顯旣貴
贈其皇考禮部尚書母太原郡太君其婦曰漳南縣
君張氏後夫人南陽郡君亦張氏蔭其男長曰洎明

州觀察支使次日清江陰軍司理叅軍次日泳漸沆
風皆將作監主簿既終又蔭二孫某官其餘 之及
者三世則夫守道者未必果不遇也噫楊氏嘗以族
顯於漢為三公者四世漢之亂更魏涉晉戕賊一作
於夷胡而漢之大人苗裔盡矣比數百歲下而及唐
然楊氏之後獨在大和開成之間曰汝士者與虞卿
魯士漢公又以名顯於唐居靖恭坊楊氏者大以其
族著唐之亂極於懿僖昭三宗下更五姓天下疮裂
焚蕩翦薙而唐之名臣之後盡矣又幾百年至于今
蓋楊氏之後獨在及府君又大顯始震嘗有德於漢

而死以無辜君子悼震曰不幸然孰知夫世不昌自
久歟而府君又畜其德則孰知其後世又不然歟於
其葬也是宜銘銘蓋所以使後世之有考也府君卒
後若干年以景祐二年某月某日塋杭州某縣某鄉
潭南縣君先府君二十六年以亡及是合葬自有誌
府君初名侃後避真宗皇帝舊名改曰大雅字子正
銘曰

楊氏之先自震有聞有盛有衰世惟厥人由漢迄今
更難冒亂歷時千年而世三顯府君之顯不彰于初
其父不渝卒克以敷弘農之分遂播南土嗚呼德則

承其先而葬也塋于一作於祖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穎字孝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任峽州軍事判官有能名即州拜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建寧縣未半歲峽路轉運使薛顏巡部至萬州逐其守之不治者以謂繼不治非尤善治者不能因奏自建寧縣往代之以治聞由萬州相次九領州而治之一再至鄂州二辭不行初彭州以母夫人老不果行最後州以老告不行實治七州州大者繁廣小者俗惡而為習世積為難治者其尤甚曰歛州民習律令

善訟家家自為一書凡閭人之陰私毫髮坐起語言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其視入徒牢就桎梏猶冠帶似等而下之盜有殺其民董氏於市三年捕不獲府君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奪其藏者有司百計捕之甚急且又大購之皆不獲有司苦之公曰勿捕與購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鞠之州之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大恠之更疑互諫公堅不回鞠愈急二子服然吏民猶疑其不勝而自誣乃取其所盜某物於某所皆是然後謹數曰公神明也其治尤難者若是其易可知也公剛稟有氣外嚴內明

不可犯以是施於政亦以是持其身初皇考侍郎
許田令時丁晉公尚少客其縣皇考識之曰貴人
使與之遊待之極厚及公佐峽州晉公薦之遂
作其後晉公居大位用事天下之上往往因而
顯而公并不與之接故其仕也自著作佐郎
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郎中
歲月考課次第陞知萬峽鄂歆彭鄴閩饒嘉州
當得及晉公敗士多不免惟公不及明道二年
乞身而歸西歸歸遂歸焉以景祐元年正月

贈某縣君夫人曾氏某縣君先亡公平生彊力少疾
病居家忽晨起作遺戒數紙以示其嗣子景昱曰吾
將終矣後三日乃終而嗣子景昱能守其家如其戒
歐氏出於禹禹之後有越王句踐句踐之後有無疆
者為楚威王所滅無疆之子皆受楚封封之烏程歐
陽亭者為歐陽氏漢世有仕為涿郡守者子孫遂比
有居冀州之渤海有居青州之千乘而歐陽仕漢世
為博士所謂歐陽尚書者也渤海之歐陽有仕晉者
曰建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也建遇趙王倫之
亂其兄子質南奔長沙自質十二世生詢詢生通仕

於唐皆為長沙之歐陽而猶以渤海為封通又三世而生琮琮為吉州刺史子孫家焉自琮八世生其高生雅雅生高祖諱效高祖生曾祖諱託曾祖生皇祖武昌令諱柳皇祖生公之父贈戶部侍郎諱傲家吉州又為吉州之歐陽及公遂遷荆南且葬焉又為荆南之歐陽嗚呼公於脩叔父也銘其叔父宜於其世尤詳銘曰

壽孰與之七十而老祿則自取於取猶少扶身以方亦以從公不變其初以及其終

都官郎中王公墓誌銘

明道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尚書都官郎中王公以疾終於許州私第明年十月其孤宗彭宗古奉公之喪及公之先君先夫又俱葬于許州長社縣白瓦原公諱世昌字次仲少屬文舉進士端拱元年登科第補鳳翔郿縣主簿尋調開封主簿參軍知杭州鹽官縣又改蘇州常熟縣知運使張式以治狀奏充秀州判官遷著作佐郎知彭州九隴縣其任公膺是選歲增言建安茶稅不充請擇材臣其任公膺是選歲增四千萬三年歸朝優詔嘉獎權知饒州連典蜀福二州歷太常博士屯田都官權方三員外郎權三司判

官出知鄧州轉屯田郎中徙東川賜三品服移成州
權莅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又知澤州轉都官郎中知
絳州老疾上章得分司西京享年七十有八公生明
察凡為郡獄訟無細大皆呼前面質其罪有寃者立
辨出之獄官俯伏受教僚佐充員而已故所至稱有
治聲亦用此為人所擠成州之遷是也好接士類不
以年耆自處候門者雖晚進皆與均禮論者多之初
娶李氏再娶不仕氏歸歸安縣 婦道早亡
生子三人長宗說終杭州臨安主簿次宗古前連州
陽山令次宗彭前孟州汜水主簿女四人長適涇州

之使身善古次早夫次適侍御史楊偕次適光
承古出 臨安有十 宗古 鄭杜齊鄭陽山子師
良師於時鄭杜齊鄭陽山子師 其似知銘曰
八十其壽三且其服有子有孫以才以淑吁嗟令人
考嚮用茲福

左班昭直省君墓誌銘

齊姓出晉大夫齊世之徙遷失其譜君諱某字
有子曰沉能學言其世曰吾家為燕人十三
為唐御史中丞生言武志事敗臨川後世因
氏義聞 閩門有旌表由晉先君而上祖

唐袁州宜春令父諱某當周世宗取淮南字六
袁亂因徙家合肥及吾先君始祿于朝然卒矣
志今其美敢再拜以請予為考次君之行曰君
學為文辭端拱咸平之間再舉進士嘗中選矣
于諫間不能廷試進士疑有司選太多制其
半乃罷去其冬契丹犯邊天子幸魏又將幸
以草澤應詔上書理驗言兵事且曰臣言有不可書
者非人主不得聞天子召見為屏左右聽其說
而悟將拜某官既出大臣詰其事不肯對大臣
悅曰且可以職廢之以為三班借職君辭不就
天子

還京師又固辭願從進士試禮部皆不許以監
天富鹽監君歎曰吾親老故擇祿邪此世所謂材者
惟施無不利乃可謂能吾將有為也已乃受命凡治
鹽三歲增其舊二百餘萬劑罷歸以能被薦未暇錄
初契丹陷黎陽滑州守張秉請君將戍兵擊河凌以
斷賊契丹去張公以君為材留君護漁池迎陽二埽
朱博代守滑乃曰河恐滑人者趨西歸爾請君兼護
之君疏河為別流以殺其勢明年河棄西歸去滑人
無水恐歲省工材百餘萬秩滿有司上君鹽最護河
之功遷奉職君意不滿辭不拜丁母夫人某氏憂終

喪不許以監黃州商稅餘年課爲最召還在道用祀
汾陰恩卒遷奉職監抗川排岸司浚浙江龍山二關
廢清河堰以通漕杭人至今便之爲端州兵馬監押
就遷右班殿直給事中樂黃日舉君村任閤門祇候
有司限例不行得温州兵馬監押期還遷職在温州
聞黃日死前舉狀格不用君歎曰豈吾命邪今天子
即位遷左班殿直以疾求監壽州酒稅逾年請告就
醫示師天聖元年十月某日卒卜建平坊享年五十
有九初娶宋氏生三男曰沆澄泳澄早卒二女長亦
早卒次適某氏再娶沈氏後君卒初君之喪寓某朝

陽門外慶曆二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原銘

余悲胥君始以儒者自進而仕也非其志方其以一
布衣飛箱人主之意其志壯哉豈止於此自古賢材
明智之士困於失職多矣豈天所不相邪豈其力不
足邪蓋苟者多得偷者易安守義而窮乃理或然嗟
乎胥君永矣茲所

內殿崇班薛君墓誌銘

公諱塾字宗道絳州正平人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
河東簡肅公之策於惟簡肅爲時顯人天聖明道間

實參大政以道德剛直外正於朝孝友敦睦內仁其
家其爵命之榮上逮三世旁祿其族子官者三十人
公於子一作太保諱景之廟為曾孫太傅諱溫瑜之廟
為孫太師諱化光之廟為第五子少以簡肅蔭補三
班借職九遷內殿崇班享年六十五以終公為人果
毅質直喜以氣節自高少好學嘗為文詞仕雖不章
官能其職初監曲沃縣酒稅民素苦伐薪給官炊公
始更用石炭民得不苦至今賴之又監龍門縣清澗
水稅絳州鹽酒稅河中府浮橋凡所施設皆有法後
人雖欲輒更莫能也蜀民易搖喜倡事以相驚諱

為亂公為兵馬監押旁郡呼曰盜將大至公能以
重鎮之州卒無事民恃以安歲滿州乞留不克知河
池縣賦役刑罰示民以信使民知政而吏無所措其
姦始建孔子廟春秋飭其牲器以與邑人行事民初
識學校之禮當時名臣若今樞密副使杜公多薦其
材以兄嫌避不升用奉使走馬承受滄州路公事數
對便殿言利害皆可施行歷監通利軍陝蜀二州兵
康定二年六月十五日壬辰以疾卒于蜀州之解其
長子曰大理寺丞通判陵州仲孺扶其柩歸州
道出河池河池之民泣遮于路曰此吾民之所思也

公卒之六日夫人吳氏卒于代州其次子曰大理寺丞通判代州宗孺以其喪歸遂合葬于正平縣清源鄉周村原用慶曆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丙申之吉二子皆以材賢克承其家文一人適將作監主簿鄭宗賢銘曰薛絳大族興自簡爾簡肅之哲其剛烈烈公躬直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薛有世次簡肅之碑公墓南原銘以識之

長安縣太君盧氏墓誌銘

夫人盧氏其父諱之翰單公人好學通五行律曆善

籌策中進士第至道中用兵河西以為陝西轉運使屢為太宗言靈武事不合意輒貶既而事驗思之輒復召用由是卒為名臣官至太常少卿知廣州夫人歸楊公時年始十七公前夫人張氏生三男文友文舉文本皆尚幼夫人亦生三男一早卒次文敏文通四女長適大理寺丞王中孚次適崑山縣尉刁綬次將作監主簿朱銑次早卒揚公以文行著名當時治身廉清好施宗族大中祥符四年以右諫議大夫薨廣州家無貲夫人居喪於淮上諸子怡怡知其母之慈撫其已不知家之有無也後二十有五年文友為

虞部員外郎知建昌軍文舉國子博士通判蔡州文
本文通早卒文敏由大理寺丞應進士中第為太子
中允知蘇州常熟縣夫人在建昌感疾卒官舍享年
五十七將卒戒其子曰吾幸見汝輩立而死吾無以
教為人能如汝父足矣遂歸葬壽州之西原祔舊塋
禮也夫人初用公封范陽縣君後用其子封仁壽縣
太君文進封長安縣太君及卒也張夫人二子居喪
哀如所生嗚呼賢母也哉是宜銘粵景祐三年二月
庚戌葬之銘曰
維者其姑祔者其夫安此室乎

集卷第十一

祁公神道碑景祐碑云景祐四年卒天聖八年葬
德天聖在景祐之前疑景祐當作景

諫議楊公墓銘錄一作學乎聖人四字上其婦字

封字

王公墓誌水丘氏蔡本

薛君墓銘又監一作

盧氏墓銘將作二字

外集卷第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二

碑銘

漳一作南縣君張氏墓誌銘

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諱大雅之夫人曰漳南縣君張氏父諱保衡官至太僕寺丞其先荆門大族劉守光亂幽州魯祖敏徙其家濟南之歷城而益盛夫人生二十有二歲歸楊氏十有五年生二男三女景德三年十月十四日終于袁州之解其子洎濬尚幼能記其母及長聞其家與其外內宗姻之稱夫人者曰夫人生于富族而柔明孝謹楊氏嘗世家公

少孤貧始爲開封縣尉夫人入其門若素小家子事其姑視日時早暮氣節之寒暑飲食起居之當進與否者不少懈如此十五年如始歸凡楊氏之內宗與其外姻賓客之至者如豐家退視其楮空如惟恐人之知也教其子不略弛其色有問之則曰慈或失之教不嚴不足以訓雖家人亦未嘗見其跛墜自開封及其爲祕書丞而得封又見其夫爲太常博士知袁州乃卒其後楊公登朝廷掌書命爲諫議大夫居榮顯皆莫見也嗚呼可哀也已天聖某年楊公薨景祐二年某月日子洎舉而合葬之於其葬也洎爲某官

潘爲某官女三人皆適人其幼早亡二女皆有子娶

矣銘曰

嗚呼

二字無

生而淑沒也何思夫安於此其從斯

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

惟景祐元年十月之晦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薨明年三月嗣子絳自京師舉其柩南歸用八月某吉葬杭州富陽縣某鄉某原合以夫人晉陵郡君許氏而從王父戶部侍郎府君之墓次公世居富春生十一歲時已如成人嘗與客談論侍郎竊從聽之往往能奪其客議十四歲詣州學學左氏春秋略授其說

即為諸生委曲講論如其師稍長居蘇州時天子平
劉繼元露布至守臣當上賀命吳中文士作表章更
數人皆不可意公私作於家客有持去者吳士見之
大驚遂有名於南方淳化三年以進士及第為梓州
推鹽院判官會兩川盜起攻劫州縣公乘賊未至盡
伐近郊林木內城中且曰除賊隱蔽以修閉守之具
有餘可給薪蒸為久圍之備身與士卒守壘壁凡圍
百日不能破賊平知州事尚書左丞張雍轉運使馬
襄狀言其能就除觀察判官賜以器幣明年知益州
事陽陽人苦兵劫皆逃失業朝廷下令許民能

租入官者皆得占其田既而良田盡為大豪所奪而
逃人歸者不復得公至則手判訟牒以謂恤亂撫人
不宜利倍租而使貧人失業盡奪之格其詔書不用
由華陽召改著作佐郎通判壽州筠州知興國軍三
遷至太常博士真宗方考責能吏一日自內出中外
賢吏有治狀者二十四人付中書以名召公由興國
召見于長春殿賜緋魚袋即日試於學士院明日邊
臣有急奏天子詔且親征是時大賊王長壽又劫曹
濮真宗面語宰相委公曹州遂攻屯田員外郎以往
至則縛凶人趙諫趙諤斬於京師三字一市曹人以寧

自曹歸朝是歲火星見西南方占曰在蜀奉使巡檢
益利兩路蜀卒無事又議大鐵錢平其法至今行之
使還舉州縣吏三十餘人宰相疑其多公願署選坐
以取信朝廷從之所舉後皆爲能吏奉使舉人連坐
自公始旣而爲三司度支判官知秦州歙州再遷司
封員外郎坐三司舉吏奪官復爲度支通判河南府
侍中始平公自洛來朝薦之召試授兵部員外郎直
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爲兩浙轉運使賜金紫
遷禮部郎中判司農寺朝廷方議以知制誥將試忽
得疾踰旬不能興遂寢天禧五年以戶部郎中兼侍

御史知雜戶同判吏部流內銓真宗葬永定陵詔山
陵使道路所經拆民廬舍及城門以過車輿象物公
上言先帝封祀行幸儀物全盛不聞所過壞民居今
少府治塗車明器侈大非禮且違遺詔務儉薄之意
請裁損之書奏不聽以疾求去職遷吏部郎中直昭
文館知越州還遷太常少卿判太府寺登聞檢院復
以疾求西京留司御史臺踰年就臺拜祕書監遂求
汾司明道元年轉太子賓客公少以文行有名於時
自言吾於一作天下無一嫌怨待士君子必盡其心
雖人出其下亦未嘗敢懈怠家居有法度撫養孤幼

極恩愛常時溫和謙厚真長者及在官臨事見義喜
爲過於勇夫故所至必有能稱不幸中廢以疾不得
盡其所爲及居西京不關人事惟理醫藥與方術士
語終日不休歲時河南官屬詣門請見慘疑然肅潔
有威儀不若老且病者享年七十有四以壽終嗚呼
可謂君子者已公諱濤字濟之高祖希圖仕至衛州
刺史曾祖延徽處州麗水縣主簿祖懿文杭州鹽官
令父崇禮秦寧軍節度掌書記以公贈戶部侍郎母
崔氏博陵郡太君第四人炎最有文行知名於時見
史子三人長曰絳次將作監主簿約次太廟齋郎

絳亦有文皆早亡謝氏自魯高不顯由公始昌其家
而子絳又以文行繼之初公之葬其先君也爲兵部
員外郎今公之葬絳亦世其官度支判官河南府通
判並踐世職判太府寺實父子相代書府之任昭文
史館集賢院祕閣父子同時爲之見于衮冠盛事錄
謝氏其不衰又將大也歟銘曰

謝之遠世河南緱氏四代之祖因仕過江卒葬嘉興
始留南方曾祖在南佐麗水縣卒又葬焉世亦未顯
祖令鹽官始葬富陽凡三徙遷遂家於一作杭世久
富隆其昌自公富陽之原三世有墓父大於祖子大

若父後有賢嗣又有令孫公其安居有祀有承

檢校司農少卿致仕張公墓誌銘

君諱九思鄆州陽谷縣人張氏世以明經仕官君少習春秋三傳太平興國五年以舉中高第凡仕若干年而致之又若干年而考終命初任雅州軍事推官尋大理評事光祿大理二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中凡居官一十有三歷知黃蘄道三州既老又加檢校司農少卿其家年八十有五其終也實天聖某年某月某日其葬也以明道二年某月某日其葬之地汝州襄城

村某山之下父諱清累贈某官母崔氏追封某太君初娶朱氏其縣君生子龜王龜文龜文先亡女二人後娶王氏其縣君生子龜誠於其葬也龜正為鄆州支使知鄆州崇陽縣龜誠襄城縣尉君為人沉朴謹儉官能其職為政以慈仁厚下為先人有鬪訟常兩諭之初強不屈化必以禮義柔之宰相服從願改自疑為善故所至人愛思之其為黃州也飛蝗越州不下州人歌之以為異凡居官所得俸廩計身衣食足而已秩滿還家輒以所餘分親族噫其賢厚而敏亦經之効歟銘曰

張世鄆居舉明經朴儉勤孝家所承公壯而仕老康
年八十其壽位則卿始終以全為家榮去鄆而汝從
新塋後之世者考此銘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誌銘

山東道節度掌書記知伊陽縣事天水尹
洙撰

吾友張堯夫以今年七月癸酉葬其先君於北邙山
墓葬二十有九日壬寅晨起感疾復就寢弗寤若醉
醫視其脉曰疾勢風甚感脉宜洪今細麤殆不可
醫未盡數刻啓手足於官署翌日殮于正寢成中

堯先君墓次實明道二年八月也堯夫內諱固外諱
簡不妄與人交初為河南府推官後為司錄予與之
遊幾五年出處多共之其飭身臨事予嘗愧堯夫堯
夫不予愧也嗚呼安能盡識吾友之善哉堯夫名汝
七年三十七歷官至大理寺丞先君諱某終虞部員
外郎母李氏隴西縣君娶崔氏生二男三文皆幼溺
海歐陽脩為之銘曰

噫嘻哉上者蒼蒼也宜壽而天宜福而禍有尸者邪
其無也豐其躬者鮮其仁予之賢者嗇其位豈其不
可兼邪斯可怪也其有莫施其為不伐矣而不光遂

以祿滅後孰知也吊賓盈位哭皆有涕夫差於道婦
出於竈夫能使人之若此也噫嘻哉君子吾不得見
而見善人善人今復不得而見也

先君墓表

此乃滿岡表初蒙其後附潤頗多
題曰龍岡所表在卷十集第二十一

表五

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
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而嘗告之曰汝父為吏
廉而好施以其所得事賓客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
為我累故其心已無一毫之費以處其生然吾何待
而能自守以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而已也

吾之不幸生於此世也汝父為吏廉而好施以其所得事賓客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為我累故其心已無一毫之費以處其生然吾何待而能自守以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而已也

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而適然耳既而其
後常然至於終身未嘗不然此吾知汝父之能養也
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
之獄也我求其生不得也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
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耶以其嘗
有得知其不求而死者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
而況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指而

歎曰歲行在戌我將死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
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亦皆用此語吾耳熟焉故
能詳也其施於外事接於賓客或有矜飾吾不能知
其居于家無所事而其爲如此是其發於中者也其
心誠厚於仁者也此吾之知汝父之得疑有後也汝
其勉之夫士有用捨志之得施與否不在已而爲仁
與孝不取於人也脩泣而誌之不敢忘先吾少孤力
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通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
又爲秦州判官正身懷道不及其施享年五十有九
初贈太子中允今贈某官太夫人姓鄭氏世爲江南

者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縣太君累封
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子少賤時治其家以儉
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多不合于世儉薄所以
安患難也脩初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
貧賤也脩察其志久而安故其後立于朝得不苟容
于時蓋自先君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二十
有三年脩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
京太夫人以疾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脩竊自念
爲人子而不能識其父幸而得聞吾母之言其忍廢
爲乃泣血而記之歐陽氏自爲吉州吉水人至予脩

十有五世矣沙溪吾世之家且葬也故又刻其所記者表於其阡以告其宗族及鄉之人曰
而耕而田歲取百千而耘而學久而不獲田何取之困倉我我學而取之簪笏盈家量功較收所得孰多先君之學獲不及時匪于其躬而利其後疾遲幾何善無不報先君之貽子脩不肖矧有才子于何不有矧我歐陽世家惟舊自始氏封烏程之亭在比有聞或糞或青中顯彌長或吉或衡勢大必分枝葉婆娑惟吉舊居子孫今多木久而林有喬其秀矧我歐陽與味並茂先君之德吾母知隆子脩不肖以俟其宗

魁同鄉敢及他人

母鄭夫人石槨銘

維皇祐五年癸巳六月庚午匠作石槨粵七月己亥既成銘曰於乎有宋歐陽脩母鄭夫人擲既密既堅惟億萬年其固其安

胥氏夫人墓誌銘

公在慶制舉附葬之禮故命門人秉筆

廬陵歐陽先生語其學者徐無黨曰脩年二十餘以其所為文見胥公于漢陽公一見而竒之曰子當有名于世因留置門下與之偕至京師為之稱譽於諸公之間明年當天聖八年脩以廣文館生舉中甲科

又明年胥公遂妻以女公諱偃世為潭州人官至工部郎中翰林學士公以文章取高第以清節為時名臣為人沈厚周密其居家雖燕必嚴不少懈每端坐堂上四顧終日如無人雖其嬰兒女子無一敢妄舉足發聲其飲食衣服少長貴賤皆有常數胥氏女既賢又習安其所見故去其父母而歸其夫不知其家之貧去其姆傅而事其姑不知為婦之勞後二年三月胥氏女生子未逾月以疾卒享年十有七後五年其所生子亦卒後二十年從其姑葬于吉州占水溪之山脩旣感胥公之知己又哀其妻之不幸

命顧二十年間存亡憂患無一不可悲者欲書其事以銘而哀不能文因命無黨序廿女意又代為哀辭一篇以弔胥氏因并刻而藏于墓室胥氏之卒也先生時為西京留守推官實明道二年也其哀辭曰

清泠兮將絕之語言猶可記髣髴兮平生之音容不可求謂不見為纔幾時兮忽二紀其行周豈無子兮久先于上下昔事姑兮今從于此立同時之人兮孰獨予留顧生餘幾兮一身而百一變惟其不忘兮下志諸幽松風草露兮闕此千秋

楊氏夫人墓誌銘

同甫

廬陵歐陽先生之繼室曰楊氏者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之女也揚氏遠有世德自漢至唐常出顯人故其繫譜所傳次序自震至今不絕公諱大雅以文學篤行居清顯號為古君子先生嘗謂其學者焦千之曰揚公已歿備始娶其女雖不及識公然嘗獲銘公之德究見其終始其行一已立于朝廷發于文章者皆得考次及揚氏之歸又得見公之退施于其家者皆可法也揚氏事其姑以孝而勤友其夫以義而順接其內外宗族以禮而和方其歸也脩為鎮南軍掌書記館閣校勘家至貧見其夫讀書著文

曰此吾先君之所以樂而終身也見其夫食之俸廩食其月而有餘則必市酒具有果于堂上曰吾姑老矣惟此不可不勉歸之十月以疾卒享年十有八實景祐一年九月也後十有九年從其姑葬于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乃命千之序而銘其壙曰其居忽兮而逝也遽其歿久矣一作而悲如新一言以誌兮千萬歲之存

外集卷第十二

張氏墓銘其先張恕本作荆門荆一作其家君一作益盛上益

有旌嘗世家嘗作當家節之無之跋墜墜作跋及其及

是其莫見見作

賓客魚袋無袋

張司錄山東山下有可兼可作

先君墓表皆無恨無有恨通州判官石本龍岡年歲

取百千百一抱汝文纂作

吉綿本誤收天水尹府君及黃夫人墓誌銘乃尹

師魯文在河南集第十五卷今刪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